

紅槍會
秘史
神怪奇俠傳



武俠小說
神怪奇俠傳 第二冊目次



3 2286 0126 0

第十三回 處處是紅槍……

開封……洛陽……鄭州

第十四回 處置土匪之毒刑……

汝南……許昌……南陽
走天橋一條燒紅的鐵鍊
吃烤鴨一扇火烙的銅簾
臨刑慘狀真是目不忍觀

第十五回 紅槍會真假難分
弄得人眼花撩亂……

一半是紅槍會衆
一半是土匪冒充

第十六回 一千里外釣魚歸……

在信陽請客 到濟南釣魚
一霎時轉回 對鱗魚活變
忙奔了絕全 狐疑詭外客

第十七回 大套魔術嗎？……

數千里外的物品，立刻辦到。
三日以內的事情，竟會先知。
二百兒耶的手段，驚人奪目。

MIG
I246.48
49
:2

神怪奇俠傳 第二冊目次

第十八回 冤家遇着對頭……

因送客——狹路相逢
大決戰——殺退土匪
史家村——安然無恙

第十九回 一箭雙雕……

如何？鷓子的主人可來了！
回去，已經是料理喪務了！
出關，知道仇人在何處麼？

第二十回 冤冤相報……

幾個屍身斷頭折足
幾間茅屋東倒西歪
料理喪務手忙脚亂
出關報仇切齒咬牙

第二十一回 俠士輕身入虎穴……

報深仇投身綠林
見土物險震馬脚

第二十二回 深仇報復……

被殺……三十三人
砍缺……鋼刀一把
報復……殺父深仇

第二十三回 鋼刀下之義士……

勸人入會——當場試驗道法
鋼刀之下——絲毫不能損傷
在場觀衆——個個戰慄失色
死活文書——寫得咬釘嚼鐵

第二十四回 鎮關西傳檄綠林……

誅抵抗召集各幫 舞劍器盜首豪情
開馬搖各顯身手 鎮關西大發豪語

武俠小說
神怪奇俠傳 第二冊

繡虎生著



處處是紅槍

開封……洛陽……鄭州

汝南……許昌……南陽



話說錢飛雲到七里山相請東方善，出山主持會務，以便衆弟兄可以分頭到別處州縣去傳道，不得允許，便用激將之法，說了一大篇話，又假意尋死，一頭向石牆上撞去。當時恰巧紀全在側，急忙上前攔住，然而險些兒撞着了！紀全道：錢老師何必如此，有話好和老師相商的。錢飛雲道：你也不必來攔阻我，你師父橫着終不願下山，還不如讓我死在這裏乾淨，不要再睜着眼睛看生靈塗炭了！說罷，又假意要

撞，紀全一把拖住。那裏肯放。東方善見此情形，嘆口氣道：老三，你不要恁裝腔做勢了，算了罷！總而言之，你就是我命宮中的磨羯，一定要累我遲幾年登道，今番的事，我也早就知道，只是原想避去的，如今你這們抵死的纏人，眼見得一時擺脫不來，可見定數難逃。你不必尋死覓活，就讓我下山去走一遭罷了！只是我預先說與你，此去最多二年爲期，期滿之後，你們如無人接手，那時莫怪我三不管的走了；第二件我此去專管指揮會中，其餘甚麼收徒傳道之事，由各村的主事去幹，我却一概不管；還有一件我生性好靜，不能居住村中，只消在村外隱僻之處，蓋三間茅屋，由我和紀全居住！沒事時，會中弟子，不准來相擾。如其有警，我自能先知，叫紀全關照他們。老三，你如依得我這三件事，我便去一遭，如依不得時，任你要死要活，我都不管。錢飛雲見他肯去了，便變了笑臉道：我原說老大哥一定肯去的，只是故意和我開頑笑罷了！你所說的事，莫說三件，就是三千件三萬件，也無不依，如今河南省的

人民有命活了。東方善道：你這慣會裝腔的小子，真頑皮到極點了，還要來說我的笑話麼？錢飛雲道：若不是我這樣頑皮一回，你也決不肯去，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當晚就在山上就擱了一晚，次日便收拾一切，三人一同下山，過了信陽，一直往高家窪而來，不一日已到其地，當下就有幾位本師，接入香堂，行禮坐下，紅槍會衆弟子，也都過來參見了東方大師。衆兄弟久別重逢，歡敘了一番，大家又談些出去傳道的計劃。東方善道：可恨張保六那廝，胆敢借了槍會名義，出去劫奪官軍槍械，使會衆蒙不白之冤，真是惡毒之極，今番衆位賢弟出去傳道，應加意防備那廝們，假托村民，混入會來，學了道法去，那是萬分要留心的。一旦真發現了此等事故，將來我們槍會中人，一定要大受其害。衆人道：既然如此，老大哥有先見之明，何妨先占卜一下，看那方有人來冒混，先指點給我們，好使我們容易防範。東方善笑道：錢家老三，陸家老五，你二人須得留心，不可有誤，其餘幾位，倒沒甚緊要，只是也不要怠



忽了。當下錢飛雲陸德標都答應了。東方善又道：還有一件事，也得加緊提防，或者強人假扮了會衆模樣，前來相犯，一時不容易辨認，也須另有一種暗號。這暗號最好是天天換一個，如其嫌其煩瑣，三天或五天換也可以；只是不可過長，致被外人曉得。這暗號就可本會呪語一字，如初一到初三三天，用須字；初四至初六用知字；初七到初九用符字，依次挨下，用完二十八字，到殺字爲止；然後再倒過來用須字。這樣一來，外人就不易魚目混珠，來和我們爲難了！就是來時，我們也可以一望而知誰是盜匪，誰是自己人，不至誤會和自己人爭扎了。衆人聽了這一番精密的話，一個個都稱讚畢竟老大哥才大心細，出來主持會務，將來的發展，正是無可限量呢？當下大家暢敘了數日，各本師都派了能耐弟子，做了各村的主事，吩咐須聽東方老師的指揮，不可有誤；又各選了兩個弟子，一同前去。臨行之時，也來請東方善指撥地點。東方善道：你們如今是六個人出去，教我指撥，也沒有甚麼道理，因

爲任是誰都可以去得，也甚麼地方都可以去得，橫豎總是一樣的，不消得我來替你指定。但你們如一定要我指撥時，我用六個鬮子，寫上六個地名，你們叩別師祖的時候，各取一個，拈着甚麼地方，就到甚麼地方去，大家以爲如何？高龍等六人，齊聲道：如此最好，憑天所斷，再沒有欺弊；而且九九歸原，都是爲着傳道，任何去處，都是一樣，並沒有甚麼難易，不過路途遠近些罷了。當下東方善就將六個紙條，寫上開封洛陽南陽鄭州許昌汝南六個地名，摺疊成鬮，安置在神案上，令各人都過來拜辭了師祖，各拈了一個紙鬮，同時拆開看時，高龍是許昌，高虎是鄭州，錢飛雲是開封，胡士傑是汝南，陸德恭是南陽，陸德標是洛陽，各人拈得紙鬮之後，就拜辭了老大哥東方善，又囑托了各村的主事，兄弟六人，一同出了高家窪，上了大道，各自分頭照指定的地方而去。一路上曉行夜宿，沒有事兒可說，到了指定地方，各自去設法向人講解，說紅槍會的道法，如何高妙，學了紅槍會，有甚麼好處，各地居民，在

土匪荼毒之下，受盡了痛苦，誰不想設法自衛，如今經他們這番的誘掖，自然都樂於求教，故他們倒不費甚麼力量，竟鼓動得人民的信仰，暗地裏祕密設立起香堂來了。果然加入的人，非常踴躍，也竟能悄悄的，沒一人敢於走漏消息，各處都是一樣，統計六處會員，第一批已有一萬餘人，以後逐漸增加，弄得差不多徧地都是紅槍會了！我且暫按。再說錢飛雲到了開封，在離城五十餘里的大溝子地方，暗地裏設下香堂，因為老大哥東方善的指點，恐怕被強人混入，貽誤將來。故對於收徒弟時候，格外注意，如報名入會的人，須會衆五人擔保，證明此人是可以靠的，然後才放他入會；若沒有五人聯名擔保時，任你是甚麼頂天立地的好漢，也只不來收你；以爲這們一來，是萬無一失的了！誰知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實在出人意外，任你怎麼防範得緊，也會乘隙而入的。有一天，正是招收第二班弟子的時候，有個趙森的來報名，飛雲照例問他的履歷。據他說：原籍此間，是販賣鮮菓爲業，終年行商在外，難

得回來，現在路上不安靖，生意也不好做，故此回大溝子家中居住，因為保護地方起見，故願入本會，和大家協力同心，共禦外侮。飛雲又問他家中共有幾人，這回入會，有那五個人聯保？趙森說：家中父母早已亡過，自己又連年在外做客，也並沒有娶過妻子，故家中止我一人。這回入會，有隔壁鄰居賣炊餅的湯大兄弟二人，和孫元顧、元達、俞壽全等五人擔保。飛雲叫他退去，一面又傳那五個聯保的人來問話，又仔仔細細的問了一番，都異口同聲的說着一樣的話。飛雲到此也並不疑惑，便替他錄了名字，編入冊子，專等拜旗，以定去取。一天一天的過去很快，那一日已是拜神旗的日子，一清早上，那許多冊上有名的人物，都齊集香堂之前，各自懷着鬼胎，不知那面神旗，可能拜得倒不能，又各懷着希望，以為我如能輕輕的將神旗拜倒，我就可以入會學那槍刀不入的道法了！衆人雖都抱着這兩個心思，然其中最着急的就是趙森，他暗想如其我不能把旗拜倒時，豈不是白費了一場心血，而永

遠再沒有這巧機會可以利用，這便如何？後來又想：憑着此時着急，也沒中用，還是聽天由命，等回兒再說罷！不多一會，本師錢飛雲坐登法位，衆人都由擔保的五個人領着，參見過了本師；飛雲又按名復問了一遍，然後站過一旁，一千人都參見問話過了，飛雲就開口向衆說道：昨夜本師由師祖夢示，說今天這一千弟子中，有強人的耳目，混迹其間，希圖偷學本會道術，以濟其惡；我想此人胆子，真可不小，瞞過人的耳目，還瞞得過師祖的耳目麼？但你們衆人之中，我也不能指定誰是強人的耳目，你們自己總該得知，五個本會引進弟子，也決不會毫沒分曉，此刻馬上自首，可免一個死罪。如其本人不肯自首，或是引進弟子知情不出首告，一經查出，定當嚴行懲處，到那時休怪本師不能慈悲。說罷，將兩只閃電般的眼光，不住的向四下裏瞧着，一千想要入會的和引進弟子等，都一個個面面相覷，急得連氣也不敢透一口。那錢飛雲的話，本來用他來試探人心，何嘗真的有甚麼師祖的夢示；然而在

聽的人，已經急到萬分，尤其是懷着鬼胎的趙森，聽了此話，以爲神靈已知，非但其計難成，說不定性命也保不住，故脊骨裏冷一陣熱一陣，面孔上紅一陣白一陣，額上迸出許多汗珠兒，顆顆有黃豆大小，偏促不安的神情，現於形色。錢飛雲是何等樣人？怎麼看不出來，當下只是按捺着假作不知，隔了好一會，沒人自首，也沒人出來告發；飛雲就按照册上花名，逐一引向師祖坐前，參謁拜旗，祈請入會。因爲這許多人，本來都是安分良民，又是誠心學道，故多得師祖的許允，都能將神旗拜倒，一個個歡然而出。後來挨到趙森了！剛到師祖坐前，尙未下跪，忽然一陣清風起處，神旗頓時倒了下來。錢飛雲向他笑了一笑，低低說道：師祖照顧你，快些拜謝。趙森在神旗倒下時，心中端的一跳，如今聽了本師之言，才安了心。拜謝過了師祖，站過一旁，不消半日工夫，許多弟子，都行過了拜旗禮，這番總算師祖寬宏，却賜了個一榜及第。此刻錢飛雲本師，又重登法坐，衆人謝過師恩，他說道：衆位弟子，且不必散去。

待我來拿個強人來你們看。頓時變了臉色，大呼道：湯大湯二孫元俞壽全顧元達五個畜牲，胆敢欺蒙本師，引盜入會，還不快替我將趙森那厮拿下。湯大等五人，一聽此話，都急得三魂少二，七魄存三，那裏還敢怠慢，一擁過來，將趙森拿下。趙森知道逃是逃不掉了，只沒口的喊冤枉。飛雲指着罵道：你這毛賊，敢是吃了鷹胆猴腦，竟在本師面前弄狡獪，老實說：你報名入會時，見你氣色奸邪，眸子不正，就知道你不是好人；況且昨夜師祖的夢示，說清風倒旗時的那個弟子，就是強人假扮的。今天有許多人拜旗，怎麼別人却沒有風來吹倒？獨在你拜時，風却吹倒了旗，難道風伯故意和你過不去麼？這是衆目彰彰的事，大家都可以作證的，你說冤枉，冤從何來？我看你還是將出身來歷，細細說明，雖免不得一死，那零碎痛苦，也可以少受一點。趙森還是硬着頭皮，只顧喊冤枉。錢飛雲不覺勃然大怒道：你這厮不打如何肯招供？聽左右替我結實的打二百皮鞭。趙森咬緊牙關，抵死不響，飛雲更覺怒不

可遏。叫取會中刑具來俟候，看那廝招供也不招供？不多片刻，值香堂弟子早將一堆刑具取到，正是任他銅鐵漢，最怕是刑來。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文分解。

第十四回

處置土匪之毒刑

走天橋一條燒紅的鐵練
吃烤鴨一扇火烙的銅籠
臨刑慘狀真是目不忍觀

話說當下錢飛雲見趙森咬緊牙關，不肯招認，便吩咐取會中刑法俟候，看那廝招也不招？不多一會，值香堂弟子將刑具扛抬過來。原來兩根鐵柱子，柱子上各有一個大鐵環，鐵環連着一條粗鐵鍊，貫在兩個柱子中間，約有一丈多長；另外有一隻鐵製長槽，有四尺長一尺闊，好像一個長風爐一般無二。當下值香堂弟子，便將鐵柱子兩邊釘好，鐵練橫貫在當中，如同一條獨木橋，離地約有二尺多高，又將長爐安放在鐵練之下，加了柴炭，生起火來，湊準鐵練，熊熊的燒將起來。一面就有

人來替趙森脫下衣服，解了鞋襪，對他說道：趙森，你還是好好的招供了罷！左右不過一死，受這種零碎苦是不值得的；若再不招時，要叫你走天橋了。你想你皮肉做成的脚心，和那燒紅的鐵練去抵抗，那禁得燒烙呢？我勸你不要不聽良言，受了那慘苦；結果依舊還是要招，還是要死。趙森此際，聽了這番話，再看鐵練時，已燒得通紅，不由你頂天立地的好漢，蓋世無雙的豪傑，見了也要心寒胆戰，莫說血肉之軀，不夠那鐵練的燒烙，就是鐵骨銅筋，也不免被他溶化了。趙森看了，怎麼不怕？只長嘆一聲道：三十年老娘，倒綑在孩兒之手，這也算是我命中註定，合該命絕於此，不用刑，我自招供便了。當下錢飛雲就教撤去火爐，聽他招供。趙森道：我家三代以販賣鮮菓爲業，實是避人耳目，暗地去幹那綠林中生意，來來往往，借着販賣爲名，因此村中之人，一概不知底蘊，沒人知我們是綠林中人。我們的總寨，設在方城縣的伏牛山上，離此地有好幾百里路，故一向不會穿破；今番大頭領孫老虎，因和張

保六連絡一起，和紅槍會準備一決雌雄，故將方城的弟兄，都移向汝南境內；前番五里屯的事，是張保六的信人劉天鴻出的主意，叫孫虎去幹下的。這劉天鴻此人，最有心計，前番獲勝成功之後，時時刻刻的算計剷除紅槍會的方法；他常對人說：最好有人能混進他們會中去，一則可將紅槍會的道法，傳之於外，二來可以偵知虛實，進行就來得容易；只是紅槍會中，防範異常周密，陌生人一定混不進去，萬一去嘗試因而喪失人的生命，還無異叫他們以後加緊防範。如有一個人能去得，這就濟事了。他這們說：我自己暗想，我一向做綠林生意，却從沒有人識破過，村中之人，只知道我是安分良民，販賣鮮菓爲生的。如今大溝子地方，既有了槍會，我何不前往混入？而且我本是大溝子人氏，任是誰也不會疑心，故此將各事說明，討下這個差使；回來只說路途不靖，生意難做，只好暫且休息幾時；果然沒人疑心，我的話是假的。不想那一陣微風，竟將此事吹破，這也我合當無命，如今沒得說了，任你們

要殺要剮罷。錢飛雲又對那五個引進的弟子說道：你們難道竟不知情麼？五個弟子遭此一問，已嚇得汗流脊背，那裏還敢分辨，只跪在坐前叩頭，口稱弟子們該死失察，願老師秉公處置。反是趙森見了這種情形，暗想如此我倒害了他五個了，倒不能不救，便向錢飛雲道：老師不要罪責他們，這都是我趙森央求他們引進的，我在外種種作爲，他們那裏會知道？委實是並不知情，老師萬不可錯怪了好人；有罪都在我趙森一人身上。錢飛雲也明知那五人是並不知情的，故向他們道：既然恁地，各記一次大過，饒了死罪；但以後對於引進的人，總得要加二加三的留意，萬不可如此疎忽，今番若不是師祖的夢示，豈不被趙森混進會來？到了將來：養虎傷身，誰也都要受着他的大害！我們本來以裨患救民爲主，到那時候，反而傳授了人家道術，叫他去殘民了；這種滔天的大罪惡，誰能担擋得起？那五個人見有了命，自然連連謝罪，真是奔角流血，以後那裏還敢替人家來做引進。錢飛雲發放了五弟子，

就對趙森說道：你們這一班惡賊，專一做那殺人放火之事，在你們手裏，不知壞了多少人家，喪了多少生命，我們實在看不過了，才組織了紅槍會，出來保護地方，你們這一班殺不怕的惡賊，又屢次來尋仇覓恨，和吾們爲難，假借名義，劫奪槍械，把汝南十幾村的會衆，都送掉了，還不知足，想混進會來，窺探祕密，學習道術，也可見你們的手段和胆量了；誰知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恰撞破了，如今你也知道生命不保，一口招供，我也很稱許你是一個直性好漢子。我們正好借你一身，先替汝南十餘村被難的會衆，略略平一口氣，將來把大幫殲滅了，才雪我們心頭之恨。便叫值香堂的弟子，就香堂前面空地上，釘了一個木樁，把趙森面向香堂的綁縛個結實，命一個弟子，持刀侍候。飛雲道：你這廝花言巧語，想混濛入會，應先把舌頭割了，看他以後還能花言巧語否？手下一聲答應，抽出一把鐵鉤，向他口中將舌頭拉了出來，只輕輕地一刀，只見鮮血直噴，舌頭離口，受痛不過，人也昏厥過去。又用紙拈將

他薰轉，待得他完全蘇醒，飛雲又吩咐割雙耳，手下依言一一割了；五官割盡，趙森只剩得一口遊絲氣了，然後才挖出心來，割了血肉模糊的頭顱，排上香案，遙祭汝南被難會衆的英靈。這一場險事，方算結束。錢飛雲就得安心教授第二班弟子的道法，以後就也再沒有人敢去嘗試了。再說張保六自趙森討差出外之後，久久沒有音信，非常放心不下，而且後來派出去的解鵬，說是到了洛陽，就有信來，如今時隔兩個多月，也是杳無音信，不知生死存亡，故甚焦急。和劉天鴻談談，他又一味冷冰冰地，不肯說一句爽朗話，只是陰陽怪氣的軍師式景，好不使他納悶。又等了幾天，實在忍耐不下了！便打發了幾個精細嘍囉，帶了盤川，扮做客商模樣，趕緊前去打聽詳情，即速回報。探子去迄，沒上一天，就有前回跟解鵬到洛陽去的弟兄回來。一進寨門，便放聲大哭！張保六見此情形，知道多分不妙，甚麼事大驚小怪的，哭着那小嘍囉上前稟道：不瞞爺爺說，解大哥已吃紅槍會害了，死得好慘啊！說着又哭

起來，張保六也雙眼噙着淚道：你且別哭，把此事從頭至尾的訴說一番。小嘍囉道：我們奉命下山，直奔洛陽，解大哥就到他外公張老實店中住下，說是一向在外，做些零雜買賣，很積蓄了些錢財，這會回來，想在附近村鎮，開設一座小店，然後成家立業，再不去幹那浪蕩生涯。張老實止此一個外孫，女兒女婿，又早死了，自己又沒有後輩，見解大哥如此說，自然歡喜不盡，說你能如此，非但解家一脉，不至斬斷，就是張家的香煙，也有人承繼了！當下歡歡喜喜的管待他，把個老兒直樂得手舞足蹈，笑得合不攏嘴來！談了一會家常瑣屑事，又講述些做生理的經絡，末後解大哥便問起近地紅槍會的情形，可是他老人家竟朦朦朧朧的一些兒影響也不知道。這是紅槍會怕官軍和他們爲難，故瞞得緊緊的，一些兒不肯洩漏。後來聽人家說：如有人洩漏會務，就要走天橋的，只不知甚麼叫做天橋，想上去，總是一種慘酷的刑罰罷！當下住在張老實店，一連幾天，却一些兒消息也沒探得，然而我們的行徑，

却不知如何已露了紅槍會的眼，惹起了他們的注意。有一天解大哥正在店中和張老實作一起兒說話，忽外面走進一個漢子來，問老兒道：張老兒，這是你甚麼人？幾時來的啊？張老兒見有人問他話，連忙回頭看時，笑道：我道是誰，却原來是李步雲大哥，裏間請坐，那人也不客氣，老實的坐下了。張老實又叫解大哥也出來相見了，便對李步雲道：這個是小老的外孫，姓解名鵬，一向在外做些零雜貨買賣的，早晚才回來，因此李大哥却不認識他。李步雲笑道：原來解大哥是老叟的令孫呢！倒失敬了！當下談笑了一回就去。但我看李步雲那廝，很是面熟，好想在甚麼地方見過似的，只是一時想不起來；後來問問解大哥，他也這麼說。然而李步雲和張老實却非常要好，故也並不疑他是細作，自此差不多每日相見，大家倒也說得投契。有一天張老實多喝了幾杯酒，便絮絮叨叨的和李步雲談起土匪紅槍會之事，解大哥便乘機進言道：現在土匪橫行，有紅槍會的地方，倒來得安靜，只不知此地近

來如何？或者也有人在暗中進行呢？李步雲笑道：怎麼不是，只礙着官軍，不好顯頭露面罷了！然而早晚總有一天顯露的。當時解大哥又套他道：照此說來，李大爺莫不是會中人麼？李步雲急向四邊望了一望，止着道：這句話不好亂說，幸而此地沒有旁人，若吃官中聽了去，準是一場官司，還是小事；若吃會中人聽了，一報告本師，馬上要請你走天橋，性命就得丟了！這不是頑要的。當時大家都知李步雲是紅槍會中人了！於是就逐步漸進，和他益發親善，解大哥也漸漸地談到自己久慕紅槍會的道術，欲待學習，只恨無門可入的話。李步雲笑道：你既然是張老兒的令孫，張老兒又是我的好朋友，不爭的不替你引進。只是現在頭班還沒有完全，以此二班報名之期，還沒有到，你只須稍待幾天，我一等開始報名之後，就來關照你。解大哥得了這麼一個門路，自然喜之不盡，以爲這番一定可以成功的了！等了十天光景，李步雲說現在已開始報名了，今天同你一起去罷！我再給你介紹一個引進的人，

包你可以排名入冊，只等拜倒神旗之後，你就是我們的弟兄了。解大哥因急於成事，並不考量，竟跟了李步雲到馬店地方報名去了。誰知他此番一去，我們竟沒有再見之期呢！他去了一天也不回來，兩天也不回來，我就知道不妙；直等到四天功夫，才見李步雲來對張老實說：你這個外孫，一向在外邊做强盜，前番我在戈集親戚家住，忽逢盜劫，爲首的就是解鵬，今番到此，意欲窺探會中的情形，好將來與土匪做裏應外合，因此我已將他賺入村去，看管起來，只看老丈面上，沒有傷他性命，恐你老人家記憶，故特告知。張老實又央求他好生看覲，李步雲答應了自去，我就知他此番話，是造作了安慰張老兒的，解大哥一準吃他們害了。便到馬店附近打探，果然大家說捉牢了一姓解的強人，被集上人用燒紅的鐵絲籬，活活的烙死了！有親眼目親的人，還講出許多臨死時的慘狀，聽了真毛骨悚然呢！只可憐解大哥這麼一個好漢子，不死在一刀一槍底下，却被那厮暗算殺了。張保六聽到這裏，大

叫一聲氣死我也，撞倒在地，暈了過去。正是入山擒猛虎，反被虎傷身。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文分解。

第十五回

紅槍會真假難分
弄得人眼花撩亂

一半是紅槍會衆……一半是土匪冒充

話說張保六聽了小嘍囉一番話，大叫一聲氣死我也，便撞翻在地。當由衆弟兄將他扶起，灌了姜湯，烏亂了好一回，才算透過氣來，放聲大哭道：「解兄弟，我累了你了！說着捶胸跌足，哭個不住，衆人那裏勸止得住，整整哭了半個時辰，才收了淚。還是氣氣悶悶的，茶飯都不入口，經大衆勸慰，才勉強喝了半盞薄粥。從此他們專等開封的回音。隔不了幾天，又接到了趙森的凶報，大家也不免悲傷了一陣。這一陣子連折兩個弟兄，劉天鴻的計劃，總算完全失敗。聽了這種消息，那一個不是磨

拳擦掌，憤憤不平！然而欲用武力和紅槍會決戰，也未必能勝，因此時紅槍會的勢力已經養成，幾於河南全省，沒一處沒有紅槍會的香堂了。張保六手中雖有二三千弟兄，也抵不上紅槍會三分之一，因此戰也沒有把握。和劉天鴻相商，他因受了這一次的大失敗，也弄得一時回不過意，轉不出念頭來；然而這種生死關頭，又不能不爭，無可如何，還是用老法子假扮了紅槍會，去和軍隊爲難，混亂他們的目光；打得勝，落得弄幾枝槍械子彈，好在都可以推在紅槍會身上的；打不勝時，給他一個麻雀滿天飛，散開了去，到約定的地方集合。故河南方面，紅槍會竟觸目皆是，和軍隊開火的傳聞，也差不多常常有了！不過一種是真正紅槍會，一種是土匪冒充的紅槍會罷了！在軍隊方面，一時也那裏認得清誰是土匪，誰是真紅槍會，故而不碰到便罷！碰到了就要開火，衝突了也不知多少次數。有時紅槍會碰着了紅槍會，也要互相殘殺，這便是真紅槍會和土匪的激戰，土匪碰到軍隊，勝負倒說不定，若

碰到紅槍手裏，總得受極大的損失，死傷也一定不少。河南遍地紅槍會了！他們的宣傳力，可也不小，漸漸地由河南蔓延開去，後來直隸山東安徽一帶，也有紅槍會發現了！其間真的也有假冒的，也有報紙上也常常載着他們的事跡，從此紅槍會三個大字，也深深地印在全國人的腦筋裏了！非但中國人心裏有紅槍會，連外國人也知道有紅槍會了！這麼一來，聲勢可真大極，不過魚龍混雜，紅槍會一時在社會上也博不到好譽，但有真紅槍會香堂的地方，那土匪不敢來侵犯罷了！紅槍會自請東方善老師出來，主持一切。傳檄各處，把整千萬的會衆，分做三大隊，每隊由兩個本師統率；他老人家却坐鎮信陽，指揮一切，第一隊合高家窪等幾個村子會衆，約有六千多人，由高龍高虎率領，駐在信陽一帶；第二隊集南陽汝南等處會衆，約有一萬餘人，由錢飛雲胡士傑率領，駐在南陽一帶；第三隊合開封洛陽等處會衆，人數約有二萬，由陸德恭陸德標率領，東方善却統轄各隊，以資連絡。又命紀全

徐大福二人做巡查，巡察各隊，並探聽外路消息。分撥定妥，紅槍會在河南境內，竟成爲一枝特別的獨立軍隊。達到土匪乘虛而至的時候，倒是紅槍會必仗義而出，堵截便殺，結果終是土匪吃虧，紅槍會雖說是刀槍不入，然而對陣之後，也多少有些死傷，只不至如土匪那般死得厲害罷了！他們兩下對陣了不止一次，却不知如何，被土匪看出一個老大的破綻來！有一回，紅槍會聽說土匪去犯新野，信陽就派了一隊會衆，前去驅逐，兩方恰好在中途遇見，仇人相見，分外眼明，併在一起就打起來，正殺得好，忽土匪敗下陣去，紅槍會自然追擊。不上數里，土匪向兩旁散開，讓會衆沖過了頭，然後從後面攏上隊來，照着紅槍會背後，一陣子轟擊，不知爲了甚麼？平時刀槍不入的會衆，此刻却不能再禦槍彈，及至回身再鬥時，已死傷了一百多人。據土匪說：紅槍會的人，若是對面打，大炮也轟不死，屢次對陣，見他們不論是死是傷，槍彈一定都是從後面進去的，因此推測，知道非從背面攻擊，不能取勝，一

試之下，果然有效。自此一戰以後，土匪見了紅槍會的懼怕，却減少了三分，只是他們勇敢善戰，雖人數衆寡不敵，也不作興畏縮不前，因此還不敢十分藐視。紅槍會自中此計，也知道自己的破綻，被土匪窺破，以後上陣，格外謹慎。不敢十分的輕敵。紅槍會和土匪，已成了生死冤家，處對敵地位，不相逢便罷，如其相逢，不客氣立刻動手，常常在那裏開火，做書的也記不盡許多，就記出來時，也脫不了戰鬥死傷的一回事罷了！來回複敘，倒不免惹看官的麻煩，還是一言表過，省得嘵叨。再說紀全跟着東方老師，已有三年多了！東方善的道術，也大半都傳給他了！加上了他原來的一身好武藝，自然如錦上添花，格外來得出色；非但普通槍會弟子，沒有人及他一半，就是高龍高虎等六位本師，也得讓他三分。因此會衆除了東方善以外，不論上下，都稱他爲大師兄，就是其餘六位本師，也客客氣氣的稱他紀兄弟。這麼一來，紀全在會中的地位，自可想而知了！東方善也視爲左右手，除了會務之外，一刻也

不肯讓他離開。有一天，紀全剛從南陽回到老師處，遞了錢飛雲的信，還有陸德恭處一封信要去遞，東方善忽止住他道：「紀全，你不必走了，留在這裏，我還有借重你之處呢！那封信叫徐大福代你去投遞便了。」紀全見是師父之命，那敢不遵，便將信交給了徐大福，等他自己去。他便問東方善道：「老師叫弟子留在此間，不知有何吩咐？」東方善笑道：「你不必性急，明天自會知道。」紀全便伴着他老人家坐在那三間風掃地，月點燈的破屋裏，閒談消遣。東方善道：「紀全，你可曉得現在外國人，正狼耽虎視的踞在我們旁邊，一個個都看相我們這大中國的錦繡河山，只是沒有機會動手罷了！外國人中，還要算東洋倭子最壞不過；從中挑撥是非，等你們自己去紛爭，弄到後來，他却坐收其利，好像鷓蚌相爭，抵死不放，漁翁上去，一舉二便都捉獲了。面上無論對於那一方的人，都表示親善，其實那種人存心的狠毒，比了蛇蝎還要厲害上十倍。然而我們中國人一些兒不知覺悟，將來還不知弄到甚麼田地呢？」

全也笑道：中國人不知是甚麼脾氣，自己淘裏鬧起來，誰也如狼似虎，狠的了不得；一見了外國人出來說話，便嚇得老鼠見了狸貓一般，連腰也矮了三尺，叫人看了，連肚子也得氣破哩。東方善笑道：你這伶俐鬼，真會嚼舌，貓啊鼠啊，引的人也發笑，只要你能夠見了外國人不似他們那般低首下心，趨意承旨便了。紀全道：我真有好氣，去向異種的狗狼，灣腰屈背呢！東方善道：你莫要嘴硬，我這裏明天正有幾位外國人來，我看你不灣腰屈背啊！紀全道：你老人家不要和我開頑笑，這裏怎麼會有外國人來？他來又幹些甚麼？太平時候，也不會來，何況現在正是兵荒匪亂的時候呢？若是真有外國人來，我就一口水吞下肚去。東方善又道：如其我不准你吞，一定要你屈服時，你便如何？紀全道：那末自然遵你老人家的命令。東方善道：如此却好；你要曉得，中國人還不准你妄殺，難道外國人反容你亂吞麼？從前義和團不是殺了教士，就引起他們八國聯軍，到後來終是中國人倒霉，賠了錢不算，還割了許

多地方去，這不是一個榜樣麼？二人正談得有興，忽見高虎趕得喘息不停進來，把紀全倒嚇得一跳！連忙問道：高老師爲何這般氣急敗壞的，遮莫是外邊出了甚麼亂子不成？高虎道：岔子却沒有出，只是今天得到的消息，甚是不好，說是有數萬大兵，將來信陽駐紮，他們的名義是稱爲剿匪，其實却是來和我們爲難的。據說那枝兵，至多不出四五天，一定可以開到，我們不信，倒也罷了，如今既然得了這一個消息，却不能不妥議一個對付方法，莫待臨渴掘井。東方善聞言，拈鬚微笑道：高賢弟，你遮莫弄錯了？依我看來，決不會來的。高賢弟：你儘管放心便了，高虎見東方善如此說，知道他一定胸有成竹，不至岔事的，故也不敢多說，只索興辭而去。高虎去後，紀全也不明白，問道：弄錯我想不會的罷？若是弄錯得如此荒謬，那探事的就該死罪了，或者其中另有緣故，也未可知。東方善道：其中奧妙，他們那裏知道，於是就把天機洩漏出來。正是：任他傳警耗，談笑見先知。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文分解。

一千里外釣魚歸

在信陽請客 到濟南釣魚

一霎時轉回 鱗鱗魚活跳

忙奔了紀全 狐疑煞外客

話說東方善打發高虎去後，紀全當下非常疑惑，便向老師問個端詳。東方善道：「這其中另有變化，我已陰陽算準，故知他們決不會來，紀全聽了，兀自狐疑，只好問，當下一宿無語，直到來朝。這一天紀全因昨天東方善的話，說是有外國人來，故眼巴巴的望着，從晨至午，一些兒踪影也沒有，只道東方善老師有意開頑笑，又不好去追問，心中一味的胡思亂想罷了！光陰易過，漸漸地午過未交，日色平西，還不見外國人的踪影，紀全好不心焦。隔了一會，忽見高龍帶着二三十人，押着三個人前來，稟告東方善道：「恰才在郊外，見有三個人在那裏窺探，上去盤問，又是一味支支吾吾地，說不清楚來歷，看來一定是土匪派來，窺探我們情形的好細，故而拿

捉在此，聽候老師發落。東方善笑道：奸細倒不是，却是外國人來遊歷的，他們那裏說得中國話，更那裏說得我們信陽話呢？莫怪要支支吾吾，說不清來歷了！紀全聽了東方善的話，又把那捉來的三個人仔細打量了一番，亟忙道：老師，你莫是弄錯了麼？那三個人雖是穿了外國衣服，看他神情舉止，頭髮眼珠面色，明明與我們一般無二，那裏是外國人，一定是土匪的奸細。東方善道：紀全，不要儘管胡謔，你自己看不清切，倒說我弄錯了；你不知他們也是中國人的種子，流落在海外的，自然毛髮皮膚，和我們一樣了；你不信時，待我和他們相見了，自然明白。便出坐，喝退監守的弟子，招手請三人進了屋子，大家相見了，那三人也各從身邊取出名片，恭恭敬敬的遞給東方善。原來那三個都是日本國人，一個叫做龜井泰山郎，是中國發行的日本報館裏的記者；其餘兩個，是他的朋友，今番因聞河南紅槍會的種種怪異，故特地結伴三人，借遊歷爲名，實地來調查紅槍會內容的。恰巧正撞在會中人手

裏把他們當做盜匪的好細活捉將來，不是東方善有未卜先知之術就不免以假作真，鬧出岔子來了。當下分賓主坐下，送過了茶，那龜井泰山郎，雖也說得幾句中國話，究竟不大純熟，在信陽的人，那裏聽得懂呢？所幸這位龜井泰山郎是個報館記者，中文程度是極有根底，雖不能口談，用筆代口來談話，倒還行得，故也不至有十分的隔核。當下二人移近了坐位，各執筆伸紙，相對筆談。然而作者於此，有一句話要聲明，我書中不管他們筆談不筆談，還是照口談的敘法敘下去。東方善問道：三位是從何處來，到敝處有何貴幹？龜井泰山郎答道：我們是從奉天出來，一路遊歷，久慕貴省高山的風景，特來遊覽，順便考察些民情風俗，做記載的材料。東方善道：三位既是新聞界中人物，豈不知現在河南兵荒匪亂的情形麼？怎麼竟冒險來遊歷呢？龜井泰山郎笑道：我們豈不知道，只是我們久處關外，兵荒匪亂的情形，是看慣了的，故也不在心上；況且做新聞記者的人，就是戰地上，也要去採取新聞，這

種地方，也算不得甚麼。東方善道奉天的情形，又怎麼樣？可否詳細告我？龜井泰山郎道：却與貴處同一的混亂。不過我聽說貴處有一種民團變相的紅槍會，很有保護地方的能力；專門拿剿滅土匪做責任，人民很受到實益。奉天方面，就大大不然，民團是也有的；不過那種民團，並不是人民自己設立的，却是官中招了許多流氓編制而成，是有名無實的，並沒有保護地方的能力，故奉天的居民，真是可憐之極了！東方善又問道：衆位來此，除了遊歷之外，有沒有別種任務？龜井泰山郎說：此來雖係遊歷，其實却注重在調查，尤其是注意對於紅槍方面之調查；先生如其不吝賜教，那就感激不盡了！東方善道：紅槍會的組織，完全是拿保衛地方四個主義的，會衆都是本地居民，絕對沒有一個不良分子，對於軍隊，我們也極尊崇他們。即就土匪而論，在初如其他們不來相擾，我們也決不出去和他們爲難；只是現在竟有土匪，施出毒計，假扮了紅槍會，到處奸淫焚殺，而且抵死的去和軍隊作對，施出那

挑撥的手段來，使軍隊眼光，專注於紅槍會，因此軍隊對於我們，非常仇視，其實是沒有深察，完全上了土匪的當；因此我們槍會中人，對於土匪，愈加來得痛恨了！今不論何處，一有匪警，我們立地就近派人前去剿除，因為土匪所到之處，一定沒有軍隊，若我們聞警不去時，那一處的居民，定然遭他們的毒手，這是我們組織紅槍會的經過情形。至於裏面的編制，和現在的軍隊，大同小異。龜井泰山郎又問道：我往常聽人說，槍會中人，無論甚麼槍彈火炮，都不能損傷，就深水大火也淹不死，燒不死，這句話可是確切的麼？東方善道：我們會中，有世代傳下來的神符仙呪，會衆只要吞了符，口誦着呪，槍彈就可以避免，這是千萬萬確的事，不然我們單靠了一桿紅纓大槍，如何去和他有機槍匣炮的土匪交戰，而得到勝利呢？龜井泰山郎道：如此說來，那末你們貴會的人出去交戰，是沒有死傷的了？東方善道：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們會中，有五戒六忌十不的信條，叫會衆確守，方能得神力的護

佑若是犯這信條之一，神力就不護佑他，作起法來，即便不靈。現在會衆多至數萬之衆，其間也難免有違背信條的，故戰鬥起來，這犯款的人也和平人一樣，抵擋不得槍炮，也會死在戰場之上；不過這類人是少數的。龜井泰山郎又說：那末會中的神祕符呪，和那各種信條，也可以使我們知道麼？東方善道：這是我們的祕密，天機洩漏了，是要五雷擊頂的，恕不能相告。三人都說道：既然如此，我們也不便相強，但那法術的靈驗，都是從你先生口中說出來的，我們沒有親眼看見，總有些兒不敢相信；不知可能使我們一廣眼界否！東方善道：這到可以，但不知衆位要如何試法？還請指示。三人見他答應了，自然歡喜不迭，連稱任便老師指教。東方善道：衆位來此旱地，想已多日，鮮魚羹的滋味，恐怕久不入口了？今天來此，寒舍也沒有甚麼長物，可以禮待佳賓，倒不如讓我差人到山東黑龍潭去釣幾尾時鱗魚來，給衆位一飽口腹也好。於是畫了一道符，喚過紀全，替他貼上，又取一付釣竿香餌，交給他道：

你趕速投往山東濟州府西門外黑龍潭地方，下鈎去鈎幾尾鮮魚來；只鈎得幾尾就來，不可貪多，誤了時候，此魚是最易死的。紀全答應了要走，東方善又道：這裏來有條捷徑呢！便用筆在牆上畫了一道圓圈，口中念了一會呪語，喝聲入去，只見紀全躡身一躍，竟跳入圈去，不知到甚麼地方去了？三人看得都相顧發呆了！半晌說不出話來。龜井泰山郎操着本國語向同來的兩人說道：這一定是魔術，室中和牆壁上，也一定有連絡的機關，趁人家不提防，機關一動，他就跳入去了；我們且往那牆壁後面去察看一番。東方善見他們嘖哩咕嚕的談話，也明知他們的意思，便道：衆位莫不是疑心這屋子裝着甚麼機關，所以他能躍入牆壁嗎？那麼衆位儘管把這房子仔細勘察一番，我不見怪的。三人既得了主人的許可，自然打起精神，把這三間風掃地月點燈的破房子，仔仔細細，如同獵狗覓兔，偵探緝兇般的，勘察了一番；那裏有甚麼機關，連一些兒可疑之處也沒有。拿手杖向牆壁敲敲，又是結實，毫

沒有空虛的聲音，外牆的四周，又都一片荒原，平坦無比，莫說地道，就是兔窟也找不到一個。牆外既無可疑，自然重複察勘屋中，然而屋中除了供桌床榻坐椅之外，就是有些零雜物日用的東西，也是很少，牆壁上除了一個葫蘆，幾捆藥草之外，只有剛才東方善畫上去一個大圓圈罷了！三人到此，也沒有法想，只好回到原坐，和他談天。東方善笑道：衆位忙碌了一番，可曾尋出些甚麼來？三人被他這一問，倒弄得不好意思起來，都紅暈着臉說：沒有沒有，足見大師道法高深，我們却錯疑了。但不知去的那一位高足，可要幾時才得回來？東方善道：現在已在路上了，不消片刻，便可到來。今番他仗着三位的福，真好運氣，却被他釣着了十來尾魚呢！說罷又指着牆上的圈兒道：衆位看清，他快來了！三人自然定神看去，那半黃不白的粉牆上，還依然是個圈兒，清清楚楚的。不到一呼吸間，着的一聲，只見一個人左手執着釣竿，右手提着一串魚，跳出來，却正是紀全。東方善又將手兒一招，連牆上的圈兒也

不見了。那時紀全放下了釣竿鮮魚，只管拭汗，不住的喘氣；再看那魚時，放在地上，還潑刺刺跳個不住，共是十一尾，形狀和小鯽魚差不多，只是鱗口較細，身體較狹些罷了！東方善一面叫人拿去煮了待客，一面向二人道：此魚是山東黑龍潭的特產，別處是沒有的，而且最不易釣，今天難得他釣了這許多來，也算是我們的口福。紀全道：潭中魚正多着多着呢！本當再釣他幾尾，只怕時間一長，魚死了不好吃，故此却便宜了潭中的魚，急急趕回來；幸而還好，總算沒有誤了，下回再去時，索性帶個桶兒去，挽水養着，釣他一大桶來，也教這裏的人希罕。東方善笑道：算了罷！不要恁地發傻了。那三個東洋人，聽他們說話，一句也不懂得，便問東方善道：他說些甚麼話？當下東方善又替他筆譯了。龜井泰山郎很奇怪，說道：難道這裏竟沒有鮮魚麼？不然這幾尾小小的魚兒，也值得希罕人？東方善道：衆位有所不知，信陽是著名的旱地，統共也沒有幾條大河，而且都是渾水，怎麼產得許多魚？就是有魚，也不

及清水魚來得鮮潔，況且現在正值天旱之際，更其不易得到；在信陽全州中，恐怕十天半月中也湊不上這幾條活魚呢？三人將信將疑的含糊答應。此刻已端上魚羹來了！正是：未識魚羹美，先歌行路難。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文分解。

第七十回

大套魔術嗎

數千里外的物品 立刻辦到

三日以內的事情 竟會先知

二百兒郎的手段 驚人奪目

話說東方善說是信陽十天半月，恐怕也尋不到那幾尾活魚；三人聽了，還是將信將疑，只當他預藏着魚，故意說此驚人之語，好叫人家相信紅槍會是果真有道法的，他一定用魔術眩了人家耳目罷了！此時恰巧魚羹業已做好，送將上來，東方善便請三人入坐，自己和高龍紀全，却在下首陪席。龜井泰山郎等，嘗了魚羹，果然鮮美異常，肉細而肥，骨香而脆，一入了口，不須用牙咀嚼，自會融化。三人一邊吃，

一邊不絕口的讚美，也不管這魚的來歷，是真是幻，只覺味兒可口罷了！魚羹之後，又上了一盤燒猪肉，也是名手所燴，非常合味。東方善笑道：此間肴饌，不足供客，諸位也不必客氣，如想吃甚麼，儘管直說，就是千里以外的東西，也可以立刻取到，決不有誤。龜井泰山郎見他如此說法，分明是想在人前顯技，便道：我們想弄一味西湖的蕪菜來吃，其餘倒也不必。東方善道可以，衆位略等一等，又分付手下取了一只空碗，安放在桌子上。碗上又用一個碟子蓋上了，用手指憑空畫了一道符，又念了一通呪語，大家默然坐着老等，過了一炊模樣，忽見碗中有熱氣出來，東方善道：來了來了，於是揭起碟子，果然是一碗雞片蕪菜湯，口味也極好。原來蕪菜這一件東西，只產生在蘇杭一帶，要算杭州西湖裏所出產的最好，其次是蘇州太湖裏出產，除了這幾方，莫說北方旱地上是沒有的，就南方也并不多見。今天這一碗蕪菜，既鮮又美，怎麼不是西湖的出產品呢？然而信陽到杭州，其間相隔好幾千里路，他能

立刻辦到，真是奇怪極了！而且這一味菜，明明是客人所點，不似剛才的取魚，是他自說的，誰還能說是他預先收藏了，專等此刻之用？况魚雖可養幾天，也不能長活，蔬菜這樣東西，又是最容易枯萎臭腐，那能久藏不壞呢？這倒不敢說他是假，就是三個東洋人，也都啞罕起來。東方善道：這些小技，恐污了三位的眼目，只不知三位可還要吃些甚麼？龜井泰山郎道：我們承蒙優待，吃喝已儘夠了，不消再煩大師去弄。只是我們出來了多日，所辦的報紙，好久沒有看見，消息甚是隔膜，雖貴國報紙上，也有片段的紀載，却不十分詳細，如蒙大師見愛，就相煩去替我們購買幾份最近出版的來，使我們得知詳細消息，那就感激不盡了！未知大師可能見允否？東方善笑道：這個有何不可，不知先生要看何種報紙，請示報名，立刻就可照辦。三人都說：最好是奉天的盛京時報，東方善道：既如此，只待老夫一行。高賢弟和紀全，你們好好陪着二位，我去去就來，至多不出兩個時辰。二人答應了，他又向牆壁上用硃

筆畫了一個圈兒，也如紀全一般躡身而入，便不見了，這裏幾個人，也用筆談來敷衍，左右不過談些地方情形，和土匪軍閥的罪惡，講些歷次和盜匪爭鬥的經過和功績，暢談之下，不覺時間的過去。談了約乎有三個鐘頭光景，龜井泰山郎有些遲疑，撈出時表來一看，喏聲道：「奇了！怎麼我們談了三點鐘之久了！如何大師還不見回來？莫不是和我們開頑笑罷？」紀全道：「衆位且莫要慌，大師既允許了衆位，如何肯言出無信，你想此地到奉天，足足有三五千里路程，又有黃河阻隔，不比剛才濟州路近，可以隨來隨去，他說兩個時辰，此刻沒有滿呢！再等這麼一會，自會來了，只不消心急。大家也沒話說，只是望着牆壁上的硃圈，等東方善出來。停不多一會，果然見他一躍而出，却只是空身，並無一點東西帶回，大家正在詫異，忽見他向衆人點了一點頭，回轉身去，把手向硃圈中伸去，先取出一個紙包兒，攢在地上，然後又取出些筐兒，籃兒，一共有七八件之多，末後才取出一疊報紙，却正是盛京時報，報紙

取出之後，那硃圈兒却又不見了。三個東洋人，走上前去，將報紙拾起一看，却正是最近出版的，而且連本日的也在其內，自然駭異！又上前道了勞謝之又謝；東方善道：這算得什麼，因為黃河阻隔，一時沒有渡船，一時不能過河。回來時因想難得到奉天的，一定要帶些土貨回來，予人希罕，故一處處購買東西，又耽擱了好些時間，歸途多帶了東西，累贅得很；大約總遲了半個時辰光景，倒勞諸位久候了！說罷，從懷中取出一疊店家的發票來，置於桌上。龜井泰山郎打開看時，却果真都是奉天著名店號的發票，而且還蓋着本年本月本日的戳子，一絲一毫也不錯。此時東方善又將所購之物，打開放在桌上，非但都是奉天土貨，為信陽所購買不到，與發票上的貨量，也完全合符，恰好不多不少，那三位東洋人，也不由驚得目定口呆，神昏意亂，正不知操着甚麼神術，可於數千里之外，立刻往還；莫說火車輪船，非這短時間可到，即是世界上行程最速的飛機，也不能望其項背。那文明的東洋人，到此也

不得不屈服在這神祕威權之下！都向東方善竭誠致敬，並願回去之後，在他們報紙上，替他們宣揚。東方善究竟有着何種魔力，而能如此，莫說那日本記者，莫明其妙，就是著者也不得而知。閒言休敘，再說當夜天色已晚，三人只索在此留宿一宵。次日黎明，三人拜辭欲行，東方善道：三位且住爲佳，今天恐怕行不得，路上逢着了土匪，不是耍的，還是暫留，至多不過兩天來往，就可以安然無事了！三個日人，互相商酌了一會，恐怕東方善留住他們，別有作用，如聽他不走，或者遇到意外。其實東方善倒是真心誠意，只是那三島小人，矮子肚裏脰多，終帶三分賊頭鬼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意，一定要走，不肯再行留宿。東方善見他們既是十分堅決，便道：三位既然立志要走，老夫也不便強留，不過據老夫看來，此去路上，一定遇見土匪，三位自去時，倒不穩便，不如讓我派人護送，送三位到了安全之地，然後才沒危險；否則一準稍待兩天，再走也不遲。三人又是堅辭不要，東方善嘆道：老夫真誠相待，

三位爲甚麼要這般的疑慮？我若生了不利於你們的心思，還等得到這個時候麼？莫說是你三個，就是三百個三千個，此刻想也了當得了！老夫算定，前途必有土匪，故此相留，恐怕土匪們不識高低，壞了三位，一來失了國際的和睦，二來也毀了我們紅槍會的名譽，故而才有保送之舉，不過要三位得了安全之後，將紅槍會與土匪的不同，昭告當世，使人家不要誤會紅槍會就是土匪，土匪就是紅槍會，並了解紅槍會的主旨罷了！並不是有害於三位。三位如其堅定不要護送時，儘管自去；但到了後來，却不要懊悔無及！三人又互相商酌了一會，以爲不送是如此，送也是如此，他如有心殺害，不要送他也可以行使，他若存心保護，不送倒多危險，故決定由他們護送。龜井泰山郎又過來謝罪道：老師好意，豈敢不遵，並不是我們固却，只是不敢有勞費上下，既是老師誠意，我們真感激萬分了！得到安全境地以後，一定如老師吩咐，將此事昭告大衆就是了！東方善便命高龍帶二百人，護送三人出境，途

遇土匪時，須加意保護三人出險，不得有誤，至要至要。高龍領命同三人興辭而出，徑自投大路而去。這裏紀全道：我看那三個鬼頭，滿腹狐疑，總以爲我們有不利於他的行動，東方善道：怎麼不是，這就叫賊心狗肚，想了自己，測度他人，你想正大光明的人，誰肯幹這種暗箭傷人之事，如其我有心要傷害他們，難道儘我們這裏的力量，連三頭野豬也放不翻，也不要保衛甚麼地方，打甚麼土匪了！他們想不到這一層，就是他們的心拙，然而也就可以知道他們時在那裏如此的害人，故才時時提防這種事。如是我和你，直心爽性，誰想到這種齷齪的肚腸呢？二人背後議論，我且不要去說他。再說高龍和三人出來，點齊了二百會衆，分做兩隊，前隊一百人，叫領班弟子帶了，先向前邊開路；自己帶着一百人，保護了三個日本記者，作爲第二隊，在後面緩緩進發；那二百個會衆，都是藍布大襖，黑布兜襠褲，腰間圍定黑甯綢的大把腰帶，頭上是黑綢包頭，足上蹬着多耳麻鞋，背上斜插定一口厚背薄刃的

扑刀，手中都是執定紅纓長桿大槍，一個個雄糾糾，氣昂昂，整隊前行，好不威武；真是生龍活虎相似。三個日本記者，見了他們這種樣子，也張口結舌，暗暗地稱讚紅槍會的紀律。於路無事，直到天晚，就近宿了一宵，次日又向前行，也沒甚麼意外；龜井泰山郎對高龍道：如今已在百里之外了，前邊想必無事，老師可帶衆弟兄回去罷！不必再行遠送。總總勞神，無以為謝，只好銘諸心肺；回去多多拜上東方老師罷。高龍那裏肯聽，老大哥既有命令，自然不能中途即回，致干罪戾，在我們譬如出來剿匪，頑一回兒正不要緊。三人拘他不過，只得又行一程，可是在這一程路中，竟遇到危險了！大家正在走，忽見前面塵頭起處，一羣百姓，扶老攜幼，哭的哭，喊的喊，直逃下來，口裏喊着快些逃命，不好了，那張保六孫老虎一班強人，又來洗村子了！高龍遠遠望見，便傳令前隊，讓過逃走的人，趕快前去驅逐，後隊馬上就來。前隊見今番又有生意做了，那一個不興高彩烈，一聲咪咪，竟如風捲雲馳而去，一忽兒就

不見蹤影。高龍又將後隊分爲二隊，叫領班弟子帶三十個會衆，善爲保護三人。自己也領了七十人，也是一陣風的捲向前去，救應前隊去了。這裏三十人護定，初時不敢向前，後經三位日本記者央求，必欲前去一觀他們的戰法，故才帶了前進；不多時就聽見喊殺之聲，隱隱從風中吹過來，再走一里光景，連槍彈呼呼之聲，也聽見了！那領班弟子，又欲止步，實在被三個逼得無法，又只好依了他們，緩緩而行。走了約乎二里，可來得清晰了，一陣咪咪的聲浪，夾在槍聲虎虎之中，連連不息，聽了這聲音，已知道戰鬥的劇烈。因爲兩下是深仇宿怨，積不相能，一邊是恨他破壞名譽，殘殺不仁；一邊是恨他硬要出頭，奪人賣買；不見便罷，一見之下，怎麼不死命相搏呢？三人到此，知道離戰區不及半里了！再向前去，便有危險，就止住了！向四下裏一看，恰好西北上有一坐土崗，高高的矗立，都到崗上去觀看。不看倒也罷了，一看時不覺驚心慘目，正是巷戰聲威烈，平原龍虎爭。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冤家遇着對頭

因送客——狹路相逢
大決戰——殺退土匪
史家村——安然無恙

話說三十個紅槍會衆，保護着三個日本記者，行抵戰區半里之外，不能再向前進，致蹈危險，故只索止住了。恰好西北上有座很高的土崗，可以望遠，大家就上了崗子，向那喊聲震天的地方看去，却看個清清楚楚，因為前面既沒市廛遮路，又沒樹林礙眼，望去一片平原，集着無數的人，在那裏混戰。紅槍會人數雖少，却善於調度，都散在四下裏，刀劈槍刺，一個個皆能各自爲戰，並不一定要人指揮，東奔西逐，竟如生龍活虎一般；土匪人數，約有兩倍之衆，各持火器，也分做數小隊應敵，雖沒有紅槍會那麼勇敢善戰，却也不能算他完全膿包。但紅槍會用的是散兵，土匪用的整隊，散兵擊整隊，目標較大，容易得手；整隊擊散兵，目標既小，又且散漫無序，

不容易命中。何況就算是命中了，槍彈也如同打在青石上一般，絲毫不發生效力；因此一來，土匪的死傷，比紅槍會要多上數倍，漸漸地有些不支之勢；然而還不甘示弱，抵死的掙扎，槍來彈去，混戰了有兩個時辰，土匪的力也盡了！子彈也竭了！再也沒有能力來支持。張保六見狀不佳，便命退却；自己押後，紅槍會見土匪向後移動，就知他們要逃遁了！就把那一百七十個會衆，頓時合在一起，沒命的向前趕來，又殺了一陣；此時張保六知道若不速遁，難免被他們拿下，故讓大隊向正南逃下，自己却帶了兩個心腹弟兄，一個是孫老虎，一個是劉天鴻，却與大隊背道而馳，直奔東北上來。那大隊會衆，果然受他之惑，中了金蟬脫殼之計，任他三人逃下，並不在意，大概還當他三人是小嘍囉，故不來追；然而這三人平日奸淫擄掠，作惡多端，今日合當命盡，要被紅槍會捉住。他們以爲這們一來，定然逃得性命，又誰知那東北上正有三十紅槍會衆，埋伏着呢？此時土山上的會衆和東洋人，早已看見他們

了！只是相離太遠，不敢聲張，恐怕打草驚蛇，倒吃他們走了不妙。於是大家注定全神，只等他們來得切近，然後下手，果然不一會，看離崗不過一箭之路了！時機不可失，紅槍會一聲咪咪，如狼似虎的衝下崗來，張保六等三人，前面殺得大敗虧輸，一路上逃下來，驚魂還沒定。怎當得起這裏又有伏兵殺出，雖還免強鎮定，各取出手槍來迎敵，然而以一敵十，任你甚麼好漢子也來不得，故抵抗了數分鐘，就被拿下，繩穿索綁，押上土崗，專等大隊前來，好合在一處前進。那大隊向南把土匪追擊，約有十餘里，便勒兵而回，一個個精神百倍，喜氣洋洋，唱着得勝歌，整隊而來！土崗的會衆見了，和三個日本記者，押着三個匪首，也迎將過來。獻俘記功已畢，統計這一仗，紅槍會死了十一人，傷了五人，土匪共死一百七十三名，重傷者八十四人，帶輕傷逃遁的，不計其數，活捉張保六、孫老虎、劉天鴻等匪首三名，奪得步槍五十二枝，手槍六枝，小鋼炮一個，搶刮去的東西，也完全截留下來，派人看守，好待百姓回

來時，自行認取。這一次紅槍會總算大獲全勝，當下休息了一會，龜井泰山郎又向高龍致敬，稱紅槍會爲神軍；他說我們當初但耳盛名，未曾親見，總難免不能深信。今天我們在土崗上看得親切，見貴會的人，能各自爲戰，不勞指揮，這就可見平日的訓練，莫怪能以少擊衆。至於一心一力，奮勇當先，尤其是難能可貴，卽是轉輾連年的德意志軍隊，怕也不過如此。照此情形，河南省裏，將來一定能夠肅清匪患，安居樂業。並且還預祝紅槍會得成勁旅，替國家出力。高龍也謙遜了一回，當下留一隊人駐守在此，自引一隊人送三人出境，又送過了三十餘里，才道：如今前面都是坦途，沒有危險了！三位儘可安心前去，前面明安鎮，去此止五七里，有客店可容食宿，有牲口可雇來乘坐，三位是外來人，只須多破費幾個鈔子，包你可以舒服；我們因境界關係，不能遠送，甚是抱歉。龜井泰山郎道：我們這回，蒙貴會格外優待，心感非常，前邊既是平安村鎮，當自覓去，豈敢再勞駕遠送呢？但我們受了這一番的優

遇，實在無以爲謝；望遠鏡一具，鏡箱一隻，不敢說是上獻之禮，聊贈給大師作爲一種紀念品罷了！還望笑納，便爲萬幸。高龍也不客氣，逕自收了，於是握手道別。三個日本記者，逕自取路投明安鎮去，不在話下。高龍見三人去遠了，便帶了會衆，取道回到原來血戰之處，天色已黑，那留守的一隊人，已將屍首等打掃乾淨，村中人有幾個大胆的，也回來了！正在那裏淘米洗菜，燒湯汲水，替會衆預備晚飯，忙個不迭。會衆就在廣場上搭起三座布蓬帳，席地休息，不多時吃了晚飯，此時村中人扶老攜幼，逐漸都回來了，聞說紅槍會將土匪殺退，並捉了首領，怎麼不歡喜？都口中宣着佛號，前來拜謝。高龍又一一安慰了一番，並且說你們所失的東西，也都截留在此，到了天明之後，各自前來認取，大家一聞此話，更樂得歡忻鼓舞，都歡呼道：我們史家村人，真是幸運，眼看受土匪的蹂躪了，半路却碰見這些紅槍會的爺，將強人殺退，還留下財物，好像是天叫他們來救我們史家村合村人的性命的。連小孩子

也是這麼說：當夜送茶送水，做點心燒菜，竭誠竭敬的將會衆着實的奉養了一番。等到天色大明之後，高龍就將截留下來的東西，盡行羅列在地，對衆說道：現在截留下的東西，都在這裏，大家儘管自來領取，只是不准有浮報假冒等情，如有奸黠之徒，從中取利，冒領他人之物，一經察出，立刻處死。我先說與你們知道，以免後悔。村民在亡命之餘，得人援手，已心滿意足，又况可以歸還失物，自然謝天謝地，誰還敢生那不良之心。卽其中難免有一兩個不肖，原有此意，現在聽要立刻處死的，誰不要命，敢來老虎頭上拍蒼蠅麼？故各各揀自己的東西認取。不上兩個時辰，所有東西，已認取完了，高龍便命會衆拔隊回去，史家村的人民，那裏肯放，一字的跪着攔路，一定要留住他們，小駐一天，以便盡些孝敬。高龍道：我們原以義氣爲重，剿除土匪，是分內之事，算不得甚麼，如今我們還有別的事情要趕回去，衆位的挽留，足感盛情，下回相遇時再叨擾罷！村民見挽留不住，就去湊上許多銀錢米粟來相送。

高龍那裏肯受，對衆揚言道：土匪因劫衆位的東西，故我們仗義將他殺退，完全是不忍之心，如今將財物從土匪手中奪了下來，自己却從中分肥，這不是以盜劫盜麼？我們今天若受了衆位的財物，豈不是也變了土匪麼？那是衆位因愛我們而厚賜，我們却因這份厚賜而得到個土匪的名頭，衆位如其真心相愛，恐怕未必肯教我們堂堂的紅槍會，受這惡名罷？這事斷斷使不得，衆位收取了回去罷！我們沒工夫在此多耽擱，馬上就要走了。當下史家村的居民，聽了這番話，再也不能相強，只說紅槍會的義氣，弄得一個個都感激涕零，大家哭泣跪送了一程，直到不見蹤影，才起身回去；還呼朋引類的講那紅槍會天高地厚之恩，起死肉骨之德呢！不說村民，單說高龍帶領了二百會衆，押着張保六孫老虎劉天鴻三個土匪首領，一路取道回信陽而來，星夜奔馳，足不停趾，直到第二天辰牌時候，才抵香堂，發放了會衆，監禁了三個匪首，便到靜室裏來見東方善老師，將護送洋人出去，前前後後的事，

總共稟告一番，說那拿下的三個匪首，現在監在香堂，還請老大哥裁奪。東方善歡歡喜喜的說道：高賢弟，你此番的功勞，真是不小，怎麼天網恢恢，連三個土匪的大頭領，也被你拿了來，從此他們的結合，就不會像從前那般鞏固了！說不定。目前就會散伙，各尋門路呢？如其散了伙，勢力分散之後，變成東一股，西一股，各做各的事，失了連絡救應，那就容易肅清了。將來如能將境內土匪，完全肅清，到那時候，却不能不歸功於你！今天拿獲三個匪首呢！高龍笑道：老大哥又來說笑話了，我們但求地方太平無事，那裏管甚麼歸功不歸功呢！東方善道：若能大家都如此，以地方爲重，沒有名利之心，那却更好了！高賢弟，煩你去將那三個匪首帶來見我。高龍領命而去，不多時將三個帶了進來。東方善抬眼看時，只見兩條大漢，都是生得濃眉大眼，橫肉滿面，一團殺氣，隱隱的在眼珠裏滾來滾去，雖然反剪着雙手，却依然挺腰凸肚，昂首怒容，絲毫沒有懼怕之色；還有那一個，身材疎小，生得獐頭鼠目，龜耳鷹

鼻，已自愁眉苦臉，瑟縮一團，一望而知是個陰澤險狠，沒用的膿包。東方善將三人打量了一番，喝道：兀那大漢，你二人姓甚名誰？快些說來，以便受死。左邊一個，開口罵道：我把你這一班紅纓賊，斬盡殺絕，方消我心頭之恨；我爺爺行不改名，坐不更姓，張保六的便是。右邊一個也接口道：咱就是孫老虎，今天沒提防被你們這班紅纓賊拿下了，要殺要剮，悉由你們；青山綠水，後會有期，今天死了，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到那時看你們這班紅纓賊還能倚勢橫行不能。說着兩個都是圓睜怪眼，緊咬鋼牙，惡狠狠的向着東方善，只有那身材疎小的，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兀自不住的打寒戰。東方善指着問道：你這漢子又是誰？只見他顛巍巍的說道：我……我……我叫劉……劉天鴻，並不是……是頭領……張保六見了這種形狀，眼中冒火，趕過來就是一腿，踢得劉天鴻怪叫起來。保六罵道：你到了此地，還想活麼？恁地畏縮縮的，當初就不該做强盜；江湖上的門面，被你這廝壞盡了！如今怕也是這樣，不怕

也是這樣，要死大家死，要活大家活，有甚麼二句說。孫老虎也罵道：你這厮恁地不狗義氣，怕些甚麼？要曉得大丈夫的頭頸，是爲了吃刀而生的，今天一死，還怕明天有第二死麼？你這不成材的東西，壞好漢們的面皮，只恨沒有刀，否則不將你割做肉醬，不算孫老虎。此時劉天鴻被二人罵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那裏還敢透一口長氣。東方善笑道：大名頂頂的劉天鴻，不就是出主意想假扮本會，劫奪鎗械，以及派遣趙森解鵬分頭混入本會的麼？怎麼如此沒用，也真辱沒殺人。又重向那二人問話，却一句也不回答，只是破口大罵。東方善道：如此待我超度了你們罷！便命高龍將三人押去斬了！正是：昔日綠林雄，今作刀頭鬼。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文分解。

第十回

一箭雙雕

△如何？鶴子的主人可來了！

△回去，已經是料理喪務了！

△出關，知道仇人在何處麼？

話說東方善再欲向張保六孫老虎二人問話；他二人雖是土匪，却也鐵錚錚的，不似劉天鴻那般畏懼，那裏肯有一句半句的口風，流露出來，連累了江湖上的弟兄。緊咬牙關，半字也不回答，只是一味的罵道：好漢做事，一身承當，今天我誤中奸謀，被你們拿住，要殺要剮，悉聽尊便，若要我說出江湖上之事，你今生休想。你們莫道我們死了，就可以由你們放肆，要曉得江湖之上，綠林之中，照我張保六孫老虎的人才，正是車載斗量，成千動百，那時連絡起來，包叫你們這一班紅纓賊子，死無藏身之地；我們雖生時沒有吃你的狗肉，死後也要食你的狗魂。丈夫做事，放得爽快些，不要恁地的疑難停頓，誰怕死的就不是好漢。東方善道：既然如此，我便成全你們罷！便吩咐高龍道：高兄弟，你將三個帶去斬了！高龍便將三人牽到空地，綁在橋上，親自從背上抽出扑刀，只聽吃察一聲，張保六的頭已及地。孫老虎看了，喝聲真爽快，端的是殺頭的好手，張大哥：你且稍待，我也將來了。高龍見他神色不變。

也暗暗地說聲倒也是個硬漢。話言未了，聽的一刀，只見紅光直冒，孫老虎的頭也滾向草地上去了。那沒用膿包劉天鴻，看了二人都已了結，馬上要輪到自己了，忽然大喊一聲，三魂七魄，已從頂門上飛了出去。高龍也過來割了頭，把三顆首級，用盤盛了，拿進靜室，等東方老師發落。東方善道：匪首既死，這頭要他何用，不如將他送給城中的軍隊，等他們一則去邀些功勞，二來也叫他們識得我們的手段，要不要小覷了我們。高龍道：這却正好，便命人把三個頭直送到信陽軍中去了。高龍也辭了東方善，回自己香堂去。近來幾天，紀全因被師父留着，不能出外翹腿，甚是悶損，今天見有此機會，便來討差，要到南陽等處去報這喜信。東方善道：你這猴子，怎麼近來這般沒坐性，才只三天多些，終不成就忍腫了髀骨！又生出花頭來想討差出去耍子了；從前在七里山時，沒走處便怎樣？紀全道：那時靜慣倒罷了！如今連月東西奔走報信，散淡慣了，閒坐一天，便覺悶損，何況三天多呢！而且這一個大大的

喜信，自然要使各處本師，及早知道的，故此才想借着走動走動，若沒了當時，誰也不敢向老師討甚麼差。東方善道：你且別慌，我正有一個所在，叫你去幹事，那時包管夠你走動；只等徐大福回來，就叫你去；想他不出四日，就可到了，到第五天就是你走動的時候了！此刻且耐着性兒等等罷！紀全道：老師畢竟喚我到甚麼地方去？請你告訴我罷！免得我胡思亂想了。東方善道：甚麼等不得，明天我差你去時，總會告訴你的，終不成叫你去瞎摸，此刻就知道了，有甚麼用處！不要抵死的纏人了。紀全聽了，悶悶不樂，嚼嚙着嘴道：師父不知甚麼緣故，最歡喜葫蘆裏賣金丹，捉弄的人悶悶的難受。東方善道當下也不去理會他。紀全坐了一會，實在悶損煞了！只索踱將出去，在廣場上去閒步；正在沒精打綵的時候，忽見一只鴿子振翼高飛，在天空中追逐一隻浪裏飄，盤上坐下，終趕不上；紀全暗想：我何不助他一彈，將那浪裏飄打了下來，說不定鴿子也會跟下來，那時弄一得雙，豈不甚好？便從袋裏取出一張

彈弓來，扣上了弦，架好了彈，靚個親切，颯的就是——彈，正中在浪裏飄的翅膀上，連骨節也斷了！那再也飛不得，便翻翻滾滾的直落下來。紀全在無聊之餘，見了好不歡喜，再看那鷓子，也一展雙翅，直挫下來，端的疾如驚隼。紀全有心要活的，見他落到將近地面，不等他雙翅展盤，便一拎身躡過去，一把握住了鷓子頸額，憑空提將起來；那鷓子全身臨空，再也使不出勁來。紀全一面從地上拖起那一隻半死不活的浪裏飄來，一路歡歡喜喜的直奔靜室而來。大呼道：師父！人家說一箭雙雕，我今天却是一彈雙雕；一箭雙雕，射的是死雕，我一彈却打下兩隻活的，你看我本領可比古人高麼？東方善噴道：甚麼大驚小怪的，遊手好閒，借了彈丸之力，打下兩頭雀子，算甚麼一回事，也值得如此發癡。紀全道：師父！這不是雀子啊！一個浪裏飄，一頭還是金爪彩毛的鷓子呢！你別小覷了他。東方善聽說是鷓子，抬頭一看，罵道：猴子還放手？誰叫你去將他捕來的？紀全道：我看他追逐浪裏飄，就把飄打了他自

已跟了下來，我便捕了來，須誰叫我。你命我放手，豈不被他逃去？我不放便怎樣？東方善道：猴子，你可知道，你已闖下禍了！若不放時，弄死了這鷓子，我看你有命！紀全到此，始知師父並不是和他開頑笑，咽嚙着嘴道：好容易捕了，輕輕的放去，豈不可惜？放便放，却造化了他。說罷，將鷓子放在地上，氣已促極了，若再緊握片時，準丟了命，好半天才透過氣來，引頸長鳴，刷刷地亮了亮翅膀，正想盤空飛去，忽外面走進一個人來，大喝道：誰傷我的乘鳥，該當何罪？東方善看了紀全一眼，好像是說如何？鷓子的主人可來了？紀全這麼一個好漢子，到此也急得毫無主意，只向他師父霎眼，東方善便迎上前去，向來人施禮道：大駕到此，有失遠迎，多多有罪。此地不是說話之所，請裏面看茶。那人即便還禮道：何敢勞駕，有擾貴地。山人本爲這一頭鷓子而來，現在既然在此，便可乘他回山，不必久坐了！東方善道：此間雖塵擾，還可小駐，正不必固却。於是那人不再推辭，跟着東方善入靜室而去，分賓主坐定，送過了茶。

寒暄已畢，東方善便喝道：「紀全何在？還不來謝罪？」紀全聞喚，馬上闖了進去，對那人跪下，口稱弟子無知，望乞恕罪。此時東方善也起身道：「這是小徒紀全，剛才在外閒遊，無意得罪仙禽，罪過之至，還望高人恕罪則個。」那人抬頭看了一回道：「紀全此人，却也是個當代的好漢，我怎能難爲他，況且那鷓子又沒損傷，終不成在大師面前，要賴他抵折，這到不關甚事。但我看紀全氣色不佳，印堂發晦，而且有殺紋橫斷天庭，主有凶災，應在家宅身上，大師應當善爲庇護才好。」說罷，便起身告辭。東方善知不能再留，就帶了紀全等一千弟子，降階恭送。只見那人將手一指，鷓子便凌空而去，他也大踏脚步的揚長而去。紀全看了之後，忙問東方善道：「這究竟是甚麼人？老師爲何恁般尊敬？乞道其詳。」東方善只是笑而不言。紀全是個爽性漢子，到此那裏能耐得下，便道：「老師爲何如此一味嘻笑？弟子可要急死了。」東方善道：「紀全，你問那人是沒中用的，我剛才袖占一課，你家中現在正有厄運，我不能久留你，你趕快回。」

去，或者還來得及，否則就不堪設想了！你快去罷，愈速愈妙，不可有誤。紀全聽了，一時也摸不着頭腦，只是既然家中有事，那能不去，於是馬上拜別了老師，拔腳就走。他本來是好腳力，整日整夜的走，足足可以二三百里，今番又是格外的加緊，自然更來得快了！然而你要快，老天却偏不許你快，剛走到黃河渡口，恰好秋水泛濫，河水大漲，一連七日，尙沒有退盡，因此沒有渡船，涉足又飛不過去，任你如何性急，也終是無法可想；又沒有別一條路，可以繞道而去；只索等水平了，然後渡河。一天一天的耽擱下了，一連五六日，還不見水勢平定，紀全心中急得如火燒一般，然而也終於沒用。這也是紀姓當年殺伐太重，宜有今番慘禍！紀全又足足等了兩天，水勢才定，河中方有渡船，他那裏還管得許多，跳上船渡過了岸，便尖也不打，一直取道往北通州而來。行了一天，離通州不上三百里了，再有一天工夫，他便可以見他舊時釣遊之地了！誰知沿途聽人傳說：不覺叫聲苦也！原來最近北通州來了一夥強

人爲首的叫做大鵬伍雲傑，打州劫舍，放火殺人，無惡不作，無所不爲。以此人家都說紀龍彪是通州著名鏢師紀奎之後，不如請他出來，組織團練，好和賊人抵抗。紀龍彪迫於公義，也不容固辭，就慨然出任艱巨，無如人心不一，練訓爲難，防禦也不十分堅固；被賊人探知內容情形，知道他們單靠着一個鏢師紀龍彪，全無實力，故不放在心上；前天竟趁着大家去做禦水工作時，竟把州縣圍將起來，恣淫擄掠，無所不至，最注意的，就是紀龍彪的宅子，聲言紀姓從前仗着能耐，橫行江湖，壓盡了綠林好漢，今天一定要將他斬盡殺絕，替亡過的綠林弟兄報仇。可憐紀龍彪全家老小，雖然都有武藝，衆寡懸殊，任你托得天的好漢，開得地的英雄，怎敵得整千整百的土匪？故鎗聲響處，血肉橫飛，紀龍彪全家，都葬身火窟之下！通州人民，也遭了一場浩劫！紀全聽了途人傳說，起初還將信將疑，後來見一路上都是如此說，並無半句加減，知道此事一定確切無移，心中急得如同熱石上螞蟻一般，氣也不透的。

往前趕奔，離通州不上五十里之地，只聽有人喊道：紀全且住！此時已來得遲了！回去時遲早不爭此一時三刻，你且站着，我有話指點你呢！紀全站定看時，却是前回討鴿子的那個人，因為師父尙尊敬他，便不敢待慢，上前跪拜見了禮，問道：不知老師呼喚小子，有何見教？那人道：剛才一路上的話，想你也都聽得了；你家因前代殺伐太重，宜有此報，故我雖預洩天機，終究還被黃河水阻，這原是天意，誰也不能挽回的。如今你全家已遭殃了，馬上回去，也不過辦些喪葬之事，盡盡人子之心，其實表面的。於今說來，報仇是第一急務，我知你還不知仇敵之所在，故特來指引於你。紀全道：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承老師指示迷津，三世不足以報。那人道：你現在先回去料理喪務，完畢之後，便須出關外一行；因為這一夥兒匪衆，却都是紅鬍子的分枝，特地前來擾亂地方的；這回他們鬧了一會，已都走了。我恐怕你報仇心切，誤殺了不干的人，增加罪過，特地來關照你，切莫弄錯了。紀全道：既承老師指教，那

敢不遵，弟子也久聞關外賊寇橫行，早想出關去設立紅槍分會，替地方除害。如今却一得兩便了！那人道：「你有此心，却更好了！照你的才幹，也不須我多囑，你自回去料理喪務去罷！」紀全再拜而起，已失那人所在，正是神光月底，仙跡朶雲中。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冤冤相報

▲幾個屍身 斷頭折足
▲幾間茅屋 東倒西歪
▲料理喪務 手忙腳亂
▲出關報仇 切齒咬牙

話說紀全聽了那人的指教，拜謝起來，已不見那人的踪跡，心中好生疑惑！暗想：不知那人究竟是誰，如何却來指點與我？想來一定是個有來頭的，否則怎麼能夠來去恁地的飄忽呢？然而此時聽說合家遭難，又氣又急，也沒有餘閒去想他。一直趕奔家裏來，此時天色已晚，到了家門，四下一看，不由得紀全一陣心酸，放聲大

哭起來！原來好好三間兩暗的瓦房，已燒去了一半，剩餘的也爬得牆塌壁倒，不成樣子；幾個親戚，督率了木匠裁縫等，正在那裏趕辦衣衾棺槨，忙忙碌碌的，往來不住。幾個屍身，都安放正間屋子裏，斷頭折足，缺臂裂身，都是血肉模糊，鐵石心腸的人見了，也要驚心動目；何況紀全！天性所系，那得不叫他悲傷呢？紀全痛哭一番，暈絕於地，經衆親戚灌救，半晌才回過氣來。大叫道：「氣死我也，何處賊寇，有何深仇宿怨，竟下此毒手？閃得我一家苦也。」說罷，又是捶胸跌足的一場大哭。衆親戚見了紀全回來，却有了主喪的人了，心中倒是一喜；被他那一番呼天喚地的哭，也把不相干的人，哭得肚腸也慘慘地，不免陪他落幾點熱淚。哭了一會，好容易勸住了紀全，止了淚，過來與衆人相見，又謝了關切之恩，才問起土匪燒殺的情形，衆人詳細告訴一番，聽到悽慘之處，又哭起來；說道：「此仇不報，非丈夫也，早晚有一日取了仇人首級，瀝血祭靈。」當下便將父母妻子妹子四個人的屍首，厚殮已畢，把棺木在祖

塋下厝好了，守過了七七四十九天孝堂，又向鄰近親戚等處，謝過了喪，便一徑出門，徑投關外而來。一路上曉行夜宿，並無書說。他這一條路，還是八九歲時，跟着祖父紀奎，替客商保鏢，走過兩次，那時入世未深，懂得不得甚麼，如今算來，已有二十多年了！河山未改，人事已非，回想從前，又不免引起他無窮的悲感！關外本是旱地，到處都是山林曠野，竟有幾處地方，數十里內，不見水草，此處民風強悍，比了河南山東等處，還要來得厲害；山林又多，強人容易存身，故土匪出沒，劫殺擄掠之事，差不多司空見慣，毫不爲奇。這裏的响馬，號稱紅鬍子，馬背都是好工夫，往常在山林間行走，見了野馬，捉住就騎，也不勒轡，也不加鞍，到了他們的目的地，把馬仍放入山中；故他們的坐騎，不消畜養，到處都有，因此人家簡稱他們叫做馬賊。他們的兵器，都用步槍，關外旱地，風沙來得厲害，常有沙土捲入槍膛，往往弄到不能施放，甚爲討厭；故他們就用一種塞子，那塞子和玻璃瓶上所用的，大同小異，不過四周也

綴上紅纓，阻當沙土入膛；用時便將紅纓拿去，啣在嘴裏，雙手就可放槍，不用時便裝在槍口上，好像生了一撮鬍子一般，紅鬍子的得名，也在此上。有人說土匪將鬍子用硃砂染紅了，做自己相認的標記，那就是謊話了，你想甚麼東西不好做標記？却一定要將鬍子染紅，那豈不太笨拙了麼？紅鬍子的手段，最爲殘酷，他們靠了來去飄忽，隨地可以選探坐騎，胆子比了別處的土匪，來得大些，打家劫舍，是他們的家常便飯，差不多也是日常應有的工作，不算甚麼一回事。襲劫火車，拒敵官兵，甚麼彌天的禍都要闖，闖了禍，一窩風回深山大壑中去潛藏着，誰能得他們的本迹，故連軍隊也奈何他們不得。這們一來，非但本地居民，受其大害，就是客商行旅，見了這一條路程，也畏如閻王路一般，沒有不得已的事情，決不願走此危險的道路。如今紀全懷着不共戴天的深仇，那裏還顧得路途險惡，和紅鬍子的狠毒呢？他獨自一個，孤孤單單的走這條險道，恨不得立時就遇見仇人，將他們結果了，好雪大

仇。可是天下沒這般如意的事，他後來想，大路上是平靜的，倒不如走小路，那才可以尋個機遇。他此來本沒有目的地的，儘管任意撞去，滿意能投身盜窟，然後慢慢地察探，必有所獲。主意既定，連日只揀小路走，窮山僻地，不知經過了多少，只是沒有遇見一個紅鬍子，他心中暗想：那些行旅客商，求天拜地的祝告，路上不要碰見紅鬍子，却十個總有八個不能免；如今我真誠意的要尋那紅鬍子時，却一個也不見，天下事，真如此不能測度。他在小路上走了十來天，却被他碰到了！他正向前走著，忽山脚下林子裏閃出五七個人來，手中都執紅纓木鐐的步槍，喝道：「孤雁兒那裏去？留下禮物來，讓你過去，若有半句不是，立刻取你性命。別人見了強人害怕，紀全見了強人，却非常的歡喜，暗想：「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今番却如願以償了！便走上兩步，含笑說道：「合字兒，我也是線上的一家朋友，只是天南地北，路兒岔些，故一晌沒參過寶山，今番特地前來拜山投靠，還望衆位大哥，諸家

朋友，看線上的情義，替我引見龍頭，討一個安身立命的地位，那就感德不盡！那幾個強人，聽他口氣，知道是綠林中人物，便問道：合字兒請教你尊姓大名，何處江湖，到此何求，如蒙不棄，須得詳說。紀全一聽此話，知道他們來盤功了，暗想若不是祖傳祕訣，豈不被他們拆穿了！現在腹中有貨，儘能受盤，但有一樁，真姓名却不能說出，若提起了北通州姓紀，一定被他們察出，不當穩便；看報仇面上，只好改姓更名一回了。便道：小弟姓張名先，見是直隸保定人氏，一向在信陽安身，今番却來投托。那人道：大哥既是道上同源，祖傳規矩，總該明白，請誦梁山大典詩來爲證。紀全道：諸位聽准，便朗誦道：

梁山泊上好威風，千軍萬馬逞英雄，宋江仁義高天下，才得招安立大功。

那幾個聽了，一些兒也不錯。又道：大哥從何山而來？紀全道：從梁山而來。那人又道：梁山有多高多寬，周圍好多少里！設立幾堂，幾門，幾關，幾卡，幾酒店，設於何處？有

多少景緻？有多少仁義弟兄？如何有這麼大的威風？

紀全暗想那厮們，竟盤得恁地認真，有在肚裏，不爭的被他們顯了底。便答道：

若問梁山根本，有三十六丈高，周圍八百里；上山有四門，四關，四卡；山下有四酒店。前有金沙灘，後有鳴嘴灘，左有明月洞，右有沙羅樹，聚集一百八位英雄豪傑，所以威風甚大。

那人又問道：請教四門通那裏？關卡酒店，何人鎮守？紀全道：

東通廣東福建，南通河南湖北湖南江西，西通雲貴四川，北通濟南北京。四關八將鎮守：頭關大刀關勝，雙鞭呼延灼，二關豹子頭林冲，霹靂火秦明，三關小李廣花榮，白面郎君鄭天壽，四關金槍手徐甯，鐵叫子樂和。又有四卡：頭卡杜遷，二卡宋萬，三卡楊春，四卡陳達。山下鎮守酒店英雄：東方酒店，母夜叉孫二娘，南方酒店，一丈青扈三娘，西方酒店，雙尾蝎解珍，單尾蝎解寶，北方酒店，旱地忽律朱富，小英雄

朱貴山上有五堂：頭堂忠義堂，及時雨宋江托塔天王晁蓋牌位；二堂公義堂，玉麒麟盧俊義；三堂仁義堂，智多星吳用先生；四堂忠孝堂，呼風喚雨公孫勝先生；五堂天柱堂，大刀關勝。山上立五色旗號：二面鎮山大旗，一面「替天行道」，一面「水泊梁山」。堂前有點將臺，堂後有擂鼓臺，左有花木樹，右有金魚缸，所有英雄豪傑，一概歸宛子城宋大爺督理。前人興，後人興，一至興得到而今。

那五七個伏路的，見紀全回出這許多門檻來，竟認做道上同源，毫不疑念。便道：「張大哥既是道上同源，特來投托，江湖上講的是義氣，不爭的拒諸門外，閃了大哥。大哥且同衆弟兄，緩緩行來，讓我先去稟告龍頭，以便出接。」紀全道：「既蒙合字兒，三光透頂，代爲引進，已自感激不盡，那裏還敢有勞龍頭的大駕，便煩衆位大哥汲引，待小弟前往叩謁。」那人道：「大哥何必說此外話，江湖上的人，是並肩齊首，不分彼此的，只要夠得上義氣，大哥遠遙從河南趕到此間，誠心投托，就可見夠得了義。」

氣若不先去回報，冷落了大哥，龍頭一定下怪，大哥不必客氣了，我先去也。那人說罷，已自飛身而去。紀全只好同了其餘幾個，緩緩的取道投大寨而來，行不上一二里，早見前面一簇人，都乘着滑背馬，風馳電掣，迎面而來。那伏路的便道：張大哥，你瞧那邊龍頭來接你了！紀全便趨向前面，攔住馬頭，深深的剪拂道：龍頭大爺和衆位大哥在上，小子張先見有禮了！那馬上的幾個人，此時也跳下馬來，還了禮，各道了久慕，便攜手而行，一路徑奔山寨而來，到得寨中聚義廳上，重複又一一見過禮，各通了姓名，分賓主坐下；看官：我自此以後，對於這位飛天鷄子，也稱他爲張先見，不再稱他紀全了；在此先關照一句，以便罕兀。原來那位龍頭姓蔣名傑，本省人氏，因他是屠戶出身，殺得好牲口，故人家送他一個外號叫做屠龍太保，其餘的不免是張三楊二罷了！與我書沒甚關係，也不去寫他。這位屠龍太保蔣傑，生得皮粗肉綻，練就一身好工夫，聚集了二百餘人，占住了這座青龍套，做那不犯本錢的生理，

已經有七八年了！平日與各幫龍頭，甚爲交好，因此東三省綠林中，都知道他的大名。今天張先見到來，他還當是特地慕名而來的，故心上非常歡喜。又誰知他是無的放矢般瞎撞來的呢？當下便問道：張賢弟爲何在河南安身立命，却老遠的投托此地來？張先見嘆了口氣道：提起此話，一言難盡，我好端端一伙弟兄，有仁有義，同意同心，立了一個門戶，却吃那紅槍會破了！死亡散失，再也集不攏來，閃得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再沒有在河南安身立命的能力。久耳大哥盛名，招賢下士，故特地前來投托，蒙大哥不棄，收在帳下，當一小卒，便萬分的感激了！蔣傑道：張賢弟說那裏話來，我們大家是道上同源，不作輿說外話的，當下便吩咐擺酒，替張賢弟洗塵。正在此時，忽外邊闖進一個少年來，大喝道：何處牛頭，吃小爺一刀，望着張先見夾背就是一刀，正是主賓剛暢洽，平地起風波。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俠士輕身入虎穴

□報深仇投身綠林□

□見土物險露馬脚□

話說屠龍太保蔣傑，正吩咐擺酒替張先見洗塵，忽外邊闖進一個少年，手執鋼刀，大喝道：「何處牛頭，敢來大寨撒野，遮莫是紅槍會的好細，吃小爺一刀。」說罷，向張先見夾背就是一刀，說時遲，那時快，只聽肱察一聲，把一隻交椅劈做兩半。張先見是何等樣人，一聽見聲音，心靈步快，早已閃過一旁；那少年接連又是颼颼的幾刀，却兀自沒砍着他，急得怪叫起來。此時蔣傑已站起身，喝罵道：「畜生不得無禮，還不停手時，準備精皮肉一頓好打。」那少年道：「爺爺怪底的迴護他，我看此人賊頭狗腦，還是個奸相識，不如殺了他倒乾淨，免得將來受他的不利。」蔣傑喝道：「胡說！家裏不遠千里而來，看得起頭領，就來殺我，恁地辱罵，豈不壞了湖上的義氣？」

家說我不夠朋友。你這小子，趁意胡爲，知道些甚麼？還不替我撇了刀，向張叔父謝罪。說罷，便親自走到張先見面前，深深一揖，致歉道：「小子無知，多有冒犯，還望張賢弟看老夫薄面，寬容則個。」張先見笑道：「大哥何必如此，令郎年輕氣旺，和咱戲耍一番，算得甚麼？也值得掛在心上。」當下蔣傑便命兒子蔣昌世過來拜見。昌世滿肚皮不情願，只是礙着老子的命令，不敢不從，只索過來相見了；但是面上還隱約露出憤憤之色。當下酒席已備齊了，蔣傑就邀張先見入席，自己帶着衆弟兄在下首相陪，親自替張先見把盞。張先見原是紅槍會中人，酒是五戒之一，不能飲的，便起身謝道：「小弟有戒，不敢飲酒，此杯謹以還奉大哥。」蔣傑道：「賢弟所守何戒？」張先見指着左手上的玉指環道：「大哥有所不知，小弟在前，最歡喜的是杯中物，無日不懂得酩酊大醉；然而酒能壯胆，酒能誤事；前番洗劫了史家村，得到了大風，心中歡喜，那裏村坊人家，又家家戶戶，做得好酒，我靠着人衆，不怕出甚麼意外，便命衆兄弟就

村中宰了些肥羊嫩雞煮着，大衆開懷暢飲起來。那老米酒，端的是好，既香且醇，我如何肯舍，從二更起，直喝到天明，竟暈得爛醉如泥，恐怕日間在此不便，急打疊起身，不想村中民人逃出去，求紅槍會的援助，竟然大隊前來，將村子圍住，要着我們便殺起來；此時衆弟兄既然一夜沒睡，又都喝得醉了，出其不意，來此奇兵，那裏還能抵敵！可憐被紅槍會一陣子的殺，死的死，傷的傷，脚快的便逃了！弄得烏飛兔走，各自星散。統計這一次，非但風水完全放棄，足足丟了百十來個仁義弟兄，還把我歷年的積聚都散了伙；若是不喝那酒，夜間便走，就不至發生這一件事，我以貪了口腹，却壞了許多兄弟，心上十分對他們不住，因此才加此玉環，發誓戒酒。蔣大哥厚意，却只不敢領情，如蒙不棄，請用茶水相代便了！蔣傑聽了，信以爲真，便道既是張賢弟有此清戒，如何好強，以茶代酒好了！便吩咐手下，泡上一壺好茶來，親自替張先見斟上一盞，然後各自歸坐，開懷暢飲。席間不免是說些江湖上之事，談得十

分投契，又盤了些武藝，張先見本是此中能手，自然暢所欲言。蔣傑聽了，好不歡喜，衆人都都隨聲附和。獨有小英雄蔣昌世，聽了着實氣不過，便向蔣傑道：「爹爹，既然張叔父有如許能耐，孩兒倒有些信不過，意欲和他交手，分個高低。」蔣傑道：「畜生又要胡爲了，你那裏是張叔叔的對手？不要作以卵擊石的癡想罷！」昌世却抵死的纏着張先見，暗中打算道：「今天若不將這小廝折服了，不能在此立足，故倒也很願意和他比賽，但又不便自己攬上去，只等蔣傑的說話。」蔣傑被兒子纏不過，怒沖沖的對昌世道：「我好意相勸於你，你却不聽，你有多大能爲？便恁地目中無人，不肯自藏其醜，你定要比試時，我就請張叔叔和你比試，你若贏不得時，準備兩條狗腿挨打。於是又回身對張先見道：「小子無知，定要和賢弟比試，還請賢弟不要留情，結實的教訓於他，使他不敢說嘴。」張先見道：「既然如此，讓小子陪令郎走兩路耍子也好，只是薄技獻醜罷了！」此時昌世聽他應允了，早一躡身跳在堂前庭心裏，丟開門戶，大

呼來來來，來和你打三百個照面。張先見緊了緊腰帶，慢慢地踱出堂來，蔣傑同衆人也都到滴水簷前來觀看。張先見搶到下首站定，賣個白蛇吐信的架式，說聲請了昌世血氣方剛，靠着家傳武藝。又有幾百斤實力，滿身都是本領了，正所謂「初生之犢猛於虎」，顧得些甚麼來？見他丟開架式說請，便老實不客氣，把雙手一分，躡身直進，用金龍探爪之勢，直取張先見。張先見見他來勢迅疾，知道他有幾分能耐，不敢輕敵，連忙變了大鵬展翅之勢架過了；正待回手，忽見昌世一撒手向下一番，已變了海底撈月勢，直取下三路。先見挑一腿讓過他的手，雙掌一合，用獨劈華山勢向他頂門劈去。昌世便撤身退步讓過，二人一來一往，足足有三四十個照面。張先見因恐怕礙着蔣傑的面皮，一味退讓，不肯使出全力相搏。昌世以爲他本領平常，故打得更其來得起勁，一步緊一步的直逼上去。蔣傑在那凝神看二人的脚步手法，他到底是個在行的，見此情形，便知張先見是假敗，也會意到關礙一層，便

喊道：張賢弟，你不要留情，饒了這小子，倒壞了你自己一世英名，自願讓他幹怎的？張先見聽了蔣傑的話，便答應一聲知道，便變換了手法，反守爲攻，他原是一等一的名手，初出茅廬，蔣昌世那裏是他的對手！不消三個照面，脚尖一找，右手一揚，把個狼巴巴的蔣昌世，早跌出三丈以外，撲通一聲，跌了個五嶽朝天，背心着地。看的人，禁不住喝一聲好，蔣昌世爬起身來，老羞成怒，在架上拔出了一口刀來，颯的就是一刀，向張先見擡頭砍下。張先見却不慌不忙的閃過了，口說：張某該死，沖撞小爺，還望寬容。此時昌世正是一團火氣，那裏按捺得住，不問情由，又是一刀。張先見一連讓了三刀，第四刀來得切近時，便說聲小爺得罪了！舉起右手，只輕輕地向他腕上一刀，只聽鏗鏘一聲，鋼刀落地，蔣昌世竟如五雞土狗一般，瞪眼立着，一動也不能動彈。蔣傑看了大笑起來道：好小子，你今番威風何在，張賢弟，我們自願來吃喝，耐他一回也好。張先見又向蔣傑告了罪道：那使不得，時候一多，生怕傷了筋骨，

便走到蔣昌世跟前，舉手只在他肩上一拍，說道：小爺受驚了！如今隨我來罷。說也奇怪，只這麼一拍，昌世立刻便能走動。蔣傑道：照我的意思，把你這畜生釘在那裏十天，做個好勇鬥狠的儆戒，難得張叔叔慈心，馬上就把你救回過來，你如今還敢目中無人麼？還不過去拜謝了張叔叔。蔣昌世到此，知道張先見的能耐了，再也不敢掘強，就過來拜謝了。大家重復入席，昌世暗想：我剛才怎麼覺得腕上酸了一陣，身體就癱軟無力，不能動彈了，心中却非常的明白，這不知甚麼法子，如其向他叩求，學會了這一種本領，豈不是好。便將此意向父親說明，蔣傑笑道：這種祕血法的功工，學他談何容易，不加上十年八載的工夫，那裏能成，你張叔叔這一身本領，至少也練過二十年呢！如今張叔叔既已來此，你儘管每天跟他學習，但不能有頭無尾，和從前練易筋經一樣，才會成功。又對張先見說道：費賢弟的心，空閒煩你指撥指撥他，等他日後在江湖上也好成名立足，就生受賢弟之賜了。張先見也一口的

應允。當下又吃喝了一會，才散了席。蔣傑又命手下安插了張先見，各自去歇宿不提。此時張先見回到房中，心上暗暗歡喜，想這番却吃我混進來了！凡事最怕無門可入，如今入了門，以後的事，便容易着手了！只消耐着性慢慢地探聽。他一個人自思自想，不在話下，有話即長，無話即短，張先見一連住了五七天，除了和蔣昌世談些武藝之外，弟兄們也漸漸地熟了！沒事時便湊在一起談天說海，倒甚安閒；閒話之中，又問起關外的綠林情形，一共有多少幫口，那一幫最有勢力，七搭八搭，沒來由的談去。衆弟兄因他是剛到關外的人，入境問俗，也是人情之常，並不疑心他有甚麼作用，也隨隨便便的告訴他，這一來却被他知道了不少的內容。他聽了牢牢記在心裏，預備將來之用。有一天，他們正在那裏閒談，忽伏路的來報道：外邊有牛尾山的弟兄送東西來，請龍頭示下。蔣傑道：帶來見我，不多時進來一個頭目，手中拿着一封信，後面跟着六個弟兄，抬着三個大食盒，安放着金銀綵緞，以及許多吃

的東西，放在當廳。張先見舉眼看時，却暗暗的吃了一驚！原來那許多東西，除了金銀之外，皆不是關外之物，盡是直隸的土產，尤以北通州出產的東西爲多。他心中不由得一動，暗想這些東西，莫不要就是那班強人從北通州搶了來的，倒要留心偵察，如其不錯，仇人就容易得到了！他又聽蔣傑道：「難得你們龍頭有胆識，開這們遠的差使，竟能得風而回，還勞厚賜，真是慚愧之極了！你回去多多拜上龍頭，說我日後本當登山拜謝，又承招我們前去做盛會，自當從命。一面命手下收過了東西，開發了賞賜，又取酒肉款待了一頓，那頭目領着嘍囉拜謝而去。」張先見便上前問道：「這是甚麼事？」蔣傑道：「牛尾山的龍頭伍遷，因爲他父親在日，打劫一幫行商，不想那商人有個鏢師，是北通州有名的人物，姓紀奎，兩下交手，就被紀奎用彈打死，他兩個哥子，同時也遭了毒手。伍遷就決計要替父兄報仇。一晌沒有機會，今番却被他劫了一幫採參的客，把人都殺了，所有的參貨，却是不少，他便叫幾十人爲一

隊，扮做採參的客商，各帶了些參貨，一路混進關去。一共倒有好幾百人。路上有人查訊，便說因路途不靖，故相約結隊而行，誰也不能識破他們是綠林中的怪傑。他們將參賣了，便悄悄地向北通州去取集，打問聽得紀奎已死，只有兒子紀龍彪，孫子叫做紀全，一晌混在外邊，不曾歸得，因此他便將紀龍彪全家都殺了！又得了大風，一溜煙跑出關來，總算安穩，故才把那些土物分送於我；又有一個柬帖在此，請我們後天一起去做盛會慶功。張賢弟那時也可同去見見，張先見聽了這番話，幾乎忘形，露出馬腳來。正是：匪徒今有在，天使報深仇。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深仇報復

被殺……三十三人
砍缺……鋼刀一把
報復……殺父深仇

話說張先見聽蔣傑說出到通州去的強人，是牛尾山的伍遷，這分明就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當下險些兒變了神色，露出馬脚來。幸而強自剋制，沒有被蔣傑瞧出破綻。他暗想：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仇人已有了下落，那就好辦了！而且又聽蔣傑說伍遷要做盛會慶功，邀各山龍頭等前去赴會，自己也可以跟去一走，這是何等奇巧的機會啊！相見之時，雖不能將他馬上就結果，然而認識了一回，以後相見，就不會弄錯了。故而張先見此時歡喜非常，恨不得馬上就到牛尾山去。便向蔣傑道：此人真是好種，竟會開這麼老遠的碼頭，而且安然歸來，如來去於無人之境，此等好漢子，倒不容不去拜識拜識，還望大哥移帶小弟則個。蔣傑道：那個自然，還勞賢弟吩咐麼？後天我們一同前去便了。好在牛尾山離此不過四十餘里，到山中去揀幾匹好馬騎着，不消半天，就可以到那裏了。張先見心中歡喜，直樂得手舞足蹈。在蔣傑看來，以爲允許他同去，故此大樂；又誰知他

另有作用呢？一連兩天，並無書說，第三天清晨，各人打早起身，梳洗完畢，各自換了華麗的衣服，好像平人吃喜酒一般，今天去的，共是六人，蔣儼父子，張先見，還有三個，都是錢櫃上的頭領。當下結束停妥，各自出了大寨，一路在山中行，走了十來里，果然見山中有一羣野馬，蔣昌世便趕上去，先捉了兩隻來，給他父親和張先見乘坐，自己又和那三個頭領，各自揀了一隻，六人呼嘯一聲，各自上了馬背，風馳電掣，一直向牛尾山飛奔而來。那馬不知何故，雖不用鞍韁，却是服服貼貼，要左要右，只須用腿力指示，他竟如通神的一般，稱心如意，這大概也是那些馬久在山中，被馬賊弄慣了，故而不發強，那些馬，果然都是好脚力，飛快的前奔，不消兩個時辰，早到了牛尾山下。各自跳下馬背，那馬也竟自去了，六人一路尋路上山，已被伏路的看見，原來除張先見之外，都是認識的，故也並不盤問，迎上前來，叩見了，便徑自帶着六人，一路到大寨而來。今天山上，掛燈結綵，大吹大擂的熱鬧非凡，走到半山腰

裏，就被山上瞧見，伍遷便領了一班弟兄，歡天喜地的迎下山來，見了蔣傑，便道：今天刮甚麼好風，蔣大哥來得好早！此刻別處龍頭，尙沒一個來呢！兄弟正候得焦灼，不意蔣大哥竟自來了，我們廳上去坐候罷！於是都來到廳上，見了禮，蔣傑不免替張先見引見一番，大家分坐送茶，談談說說。不久黏魚套的佟先、其佟、先槐、河東窪的謝昆澤、謝應澤、榛子嶺的鄒福、鄒慶，一行衆人，俱皆齊集，大家總都是迎着伍遷道賀。今天的伍遷，正是神綵飛揚，豪情畢露，應酬得忙忙碌碌，一會兒擺酒已齊，伍遷就邀衆人入席，原來照在坐的人中，要算蔣傑資望最老，坐了首席，其餘同來的五個，也就本席下位坐了。佟先、其兄弟坐二席，鄒福、鄒慶坐三席，謝昆澤、兄弟坐四席，各自帶來的人，都在本席下首坐了。主人敬酒已畢，蔣傑手捧一盞相祝道：伍賢弟請飲此盞，數十年深仇宿怨，數千里明月關山，竟能手揮目送，一時報復，這是千古不磨，萬年不臭之事，愚兄祝你一杯說罷，一飲而盡，伍遷也吃了一杯，自蔣傑開

端以後，你也敬一杯，我也祝兩盞，弄得主人忙個不迭，今天衆位綠林豪客，歡呼暢飲，其間只有張先見，却悶悶不樂，一言也不發，只是雙眼瞅着伍遷，旁人却不注意，那同坐的那位屠龍太保，却看得清楚，便道：張賢弟爲何不樂？伍遷聽了他這麼問，便道：張大哥是初入伙的，今天却都是第一次相見之人，遮莫就沒了興頭，還是小弟冷淡了，使張大哥不樂？張先見道：伍大哥，這是說那裏的話，小弟一晌有些心事，故處處不得人意，今番却罪該萬死也。蔣傑也替他辯道：伍賢弟，你莫要生了心，這位張賢弟，委實大仇未報，心事重重，並非故意冷落人，又將張先見在史家村被紅槍會閃了的事，詳細說了一番。張先見也趁此湊趣道：伍大哥端的是好漢，生在關外，受了關內人的氣，竟能獨出奇兵，報復大仇，真是難得。伍大哥，你的仇是報了，不知我的大仇，何時才可報復，照小弟這樣的場茸，恐怕終身也沒有報仇的機會罷！此時的伍遷，那裏知道他所說的仇人，便是自己，還好言相慰道：只要賢弟有此心。

志，那怕其事不成，就如紀龍彪一家老小，那一個不是拳脚無敵之輩？若論武藝，我十個也抵不了他一個，然而還不免死在愚兄手裏，這也可見武藝的不足憑了！賢弟但有此心，任他紅槍會怎的厲害，也終有殲滅他的時候，如將來得有機會，不是愚兄誇口，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張先見聽了，又觸起心中的悲感，不覺長嘆下淚，衆人那裏知道他心中之事？只管不關痛癢的勸解了一番，大家又鬧着吃喝，張先見也恐露了馬脚，不當穩便，便也附和着鬧個盡興。這種強盜筵席，本來沒有規矩，自從辰牌時候，直喝到月上黃昏，瞳得衆人都酩酊大醉，除了張先，不曾喝酒外，幾乎沒一人清醒。那些小嘍囉，也竟自到各個的號房裏去樂脈，張先見暗想：若此時動手，倒可以殺他一個暢快，但自己單孤獨一，任他們瞳得如何醉？終是衆寡不敵，萬一失着，反而不美。可恨薰香匣子，今天恰又沒有帶在身上，若有了時，便將他們薰了過去，給他一刀一個，也很容易。他躊躕了半天，便又向伍遷道：今天這種盛

會，千載難逢，很值得慶賞，若小弟將來托衆位洪福，報得仇時，一定要開一場十天半月的筵會，使大家暢個盡興。此時伍遷已自醉了，便道：好好，恁地時，明天起兄弟再擺三日筵席，替張賢弟預慶成功，衆位以爲如何？大家乘着酒興，都鼓掌稱妙，於是伍遷就吩咐手下去辦三日筵席，並上好酒，自龍頭起，到伏路的止，無論何人，儘管盡醉取樂，不加束縛。當下張先見見這一個激將法，居然成功，心中暗暗歡喜道：我事濟矣。當下大家又鬧了一會酒，各自去休息了！吃了酒的人，最是嚙蘇，就是睡時也不穩便，夢中還是胡鬧着。張先見有事在心，那裏睡得穩，待衆人稍爲平靖一些，他便悄悄地溜出房來，仰觀夜景，恰好星月微茫，他便將身繫束一番，躡身一躍，施展出夜行本領，竟自出得大寨，奔下牛尾山來。定了定神，取道向青龍套而來，他們內家，凡路走過一次，決不會忘了的，故他一路行來，並無錯誤，而且他的夜行工夫，又是天造地設的，比了來時乘的野馬，還要快上一倍，不消片刻，已到了青龍

套山寨。他也並不露面，逕自悄悄地到自己臥室，將所有緊要的東西，都拴在腰裏，收拾停妥，竟沒有一個人知道。依然借着星月微光，從原路回牛尾山臥處而去。一來一往，沒上三個時辰，那一班酒醉的人，依舊酣然高臥，那時雄雞却已報曉了！張先見到得此時，奔波勞疲，倒也渴睡起來，便倒在床上，閉目養神，半醒半睡的躺了一回。大家都已起來，他也伸了個懶腰，跳下床來，和大家招呼，洗漱過了，都到廳上來，此時伍遷因隔宿酒醉過分，此時還沒起身。本山頭領，招待一切，送過了早點，大家無事，賭錢取樂，弄到己牌時候，伍遷才出來，他生平最忌賭博，見了衆人聚賭，便嚷道：時候不早了，我們喝酒去。此時大家正沒甚麼輸贏，又見主人出來招呼，自然歇了手，回到廳上，席面已經擺齊，仍舊照昨天的席次，坐下吃喝。伍遷喝得起勁，便道：今天我來舞一回劍取樂，說罷便起身，脫了長衣服，從架上取下一柄寶劍，就席前舞起來，舞了一回，收住了說聲顯醜，重又回坐。在席衆弟兄，也各顯技能，端的是

各有各的長處，鬧了一回，歡呼達天，今天的筵會，却比了昨天更其來得有興。於是從日連夜的飲下去，可是衆人比昨天更其醉得厲害了！而且小嘍囉們，也當官的各去酣飲，廳上留不得幾個人。張先見到此說聲慚愧：今天却是我紀全報仇雪恨的日子來了！此時不動手，更待何時？便從腰間悄悄地取出兩個鼻塞子，堵了鼻子，抽出香匣，燃上了火，把煙吹散，使衆人聞見；一霎時間，只見香烟繚繞，早把合廳的人，都薰了過去。張先見收好了香匣子，到架前取了一口鋼刀，望伍遷看了兩眼，便向心窩只一剎，早把一顆心，剎將出來，又割了首級。其餘的人，也都是一刀一個，這一晚張先見一共殺了三十三人，把一口鋼刀也砍缺了！臨了兒又取布條，蘸了血在粉牆上寫道：

直隸北通州鏢師紀奎之孫，紀龍彪之子，飛天鷄子紀全，爲因伍遷殺害我全家，特地前來報仇。一衆強徒首領，都是心如蛇蝎，打劫村鎮，殺害行旅，罪惡滔天，令

人切齒，故一并殺却，爲民除害。爾等待死之輩，若不及早歸正，以後相遇，決不寬容。此告。

紀全到此，心中大快。暗想：如今大仇已報，此地不可久留，還不趁早走他娘的，等待何時？便起身出廳，施展出夜行工夫，一路自去。山上直到三更之後，才發現了這件事，烏亂了一會，找尋凶手，毫無影蹤。此時紀全已走到四五十里之外，那裏再去尋找得着？山上碌亂縱橫，忙着各處去報信，以及棺殮等事，我且不表。再說紀全溜了出來，天明之後，到一個所在，是個市集模樣，此地大約離開牛尾山，已有二百里路程；遠望那集子上時，倒也屋宇櫛比，人煙稠密，很有興旺的神氣，關外貧瘠之地，是難得有此景象的。此時紀全腹中飢餓，便到集子上去打尖，脫去夜行衣靠，換上長衣，慢慢地走入市稍去。只見來來往往的人，肩摩踵接，販賣東西；有的用人力擗挑，有的用牲口馱着，喧騰沸泛，把個紀全看得發呆。他看了一回，便一路走去，揀

一家客店裏歇了！叫小二打幾斤麵來，一面向小二問道：小二哥，這裏叫甚麼地名？却恁地熱鬧。小二笑道：客官，你真了鳥，人到此地，怎麼連地名還沒知道呢？此地名叫官屯堡，是豐鎮所屬之地，歷來興旺，因為這一條路，是口外到大同的要道，誰也不能跳過，因此來往客商，都在此間打尖歇宿，生意比別處好得多呢！說罷，又去管待別的客人。紀全吃過了麵，還了賬，出得店來，正想找個地方去兜搭一回，再定主意。走不上幾步，忽被人在後攔腰一抱道：好紀全，你今天可在這裏了，出其不意，倒把紀全嚇得一跳！正是：深山剛洩怨，狹路又逢仇。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三回

鋤刀下之義士

勸人入會——當場試驗道法
鋤刀之下——絲毫不能損傷
在場觀衆——個個戰慄失色
死活文書——寫得咬釘嚼鐵

話說紀全剛從官屯堡飯店裏出來，正想到各處去觀玩一番，誰知一到街心，早吃人從背後將他攔腰抱住，喝道：「好紀全，你今天可在這裏了。」紀全一聽此話，老大吃了一嚇，暗想：「此間怎麼會有人認得我本來面目？不是奇事麼？」等到回頭看時，那人並非仇家，却正是在信陽州討鴿子，北通州相遇，指點仇人的道長。當下便相見過了，問其來歷。那人道：「此間來往的人衆多，不是講話之所，我們去尋個僻靜去處好說話。」二人便一路行出堡來，到一座山麓之下，據石而坐。那人道：「紀全，你以爲我是何人？」一晌相見，並未告知，累你狐疑了好久了！我就是玄玄大師的徒弟，你們會中人尊爲始祖的吳量洪啊！你如今可知道了？紀全一聽是自己師祖，便撲翻虎軀，納頭就拜，口稱：「小子有眼無珠，不識師祖，罪該萬死。」吳量洪含笑將他扶起道：「這也不能怪你，一向旣沒有見過我，前兩次相見，又沒有告訴你，叫你怎麼認得呢？只是如今，我知道你大仇已報，現在正沒有投奔之處，故特地前來，指點與你，你如今

暫時且不必入關，好在信陽等處之事，有你師父在那裏主持，我看豐鎮這一個縣分，歷來所遭兵匪之劫，也差不多要和河南等省一樣，就有些自衛團民團等等的組織，也完全是招了土匪和遊兵散勇而成的，實際上却是遊手好閒的收容所罷了！此間大可爲，若是就你的全身能耐，再加上你的心思才力，紀全啊！這正是你發展的機會，如今我自指點於你，只憑你好自爲之了！還有一樁，你須學那遊牧民族，此間如其大功告成，就應得到別處去設法，俾廣流傳，萬不可一隅自足，自取滅亡。紀全自然一一受命，二人又說了些不相干的閒話，就分手而別。從此紀全就在官屯堡住下，依舊自稱張先見，只推說和一個上大同的朋友，約在此地會集，不意半途遇了土匪，將所有什物搜劫一空，欲行不得，只好在此地等那朋友來了同走。店家見他單身客地，倒也很信他的話，因爲這種事情，在這條路上，是可空見慣，常常有的，誰也不疑心他有別種作用。張先見住了一月有餘，可是他的機會來了！有

一天，那成股的數百土匪，又四出騷擾各村，從北往南，漫天徧野而來，遇見一個村子，便搜劫一個村子；尤其是苦了一班略有姿色的婦女，被他們弄去，不是大大王的壓寨夫人，便做二大王的隨營娘子。那夥土匪，一路過來，已輪到官屯堡的村子了！說起這官屯堡，本來是附近各村的巨擘，大約總有三四百戶人家，倚山建村，形勢險要非常，是從口外到大同必經的要道，故也比了別的村落，來得富裕。當下堡中人在高處望着，見土匪越來越近，他們是嘗過土匪的辣手的，便那裏還敢怠慢，甚麼也不顧的，四散奔逃。可巧張先見那時，正在街上，見了堡中人都沒命的亂跑，他追着細問原故，此時誰還有甚空功夫去睬他？而且他那一口北通州的土白，人家在急遽之中，一時又聽不清楚，只由各走各的，他也無可如何。隔了一會兒，土匪去遠了，逃出去的人，也都跑回來了！他又到街上去攔着大眾問道：你們剛才爲甚麼這般的奔逃啊？大家都笑着說道：你這人，遮莫是個呆子，剛才數百土匪，在此經

過，難道你沒瞧見麼？我們若撞在土匪手中，還有你的命麼？人們不是癡的，既然知道他們來犯，怎麼不跑了逃命呢！張先見聽了，哈哈大笑道：「奇了！奇了！我往常聽人家說，你們當地的人，怕官怕管，怕稅怕捐，從沒聽人說過，在這四怕之外，還要怕土匪呢！若是我們關內的人，若說是沒人怕土匪，簡直是土匪怕居民的。不是你們關外居民，膽子格外小，嬉壞了土匪，才敢如此橫行無忌，就是關外另是天地，不和我們相同的。當下大家聽了他這番議論，都以爲張先見不是個瘋子，就是爲失了本錢，氣偏了心的。一班老誠怕麻煩的人，早已溜之大吉，不願意再去和他廝纏，還有那一班好事的人，見他半癡半癩的，却有心去尋他頑耍，對他說道：「你不知道土匪是有殺人的傢伙的？我們血肉之軀，誰能去和槍彈抵抗啊？誰的性命是用鹽換來，不值一文的啊？我們知道天下人誰都見了槍彈要逃跑的。張先見笑道：「原來如此，也莫怪你們逃跑的恁般快，却是怕槍彈啊！獨是我沒走，如今却被槍彈打死了！就

有年輕的人，聽了此話，老不服氣起來，罵道：「何處來的狗男女，敢到這裏來說風話，你如其不怕，爲甚麼不和他們去碰碰？」張先見笑道：「衆位不要如此瞧人不起，莫說尋常的槍彈，我都見過，就是自來得迫急礮的子彈，我也不怕怎的。」老實說：我們在家鄉的時候，甚麼土匪鹽梟等，是見慣殺慣的，他們怎麼也有快槍大炮，只是奈何我們不得，莫說這一班烏合之衆，夠不上幾十枝烏槍，就值得恁地的大驚小怪。大家聽了他這般一說，倒不覺引起興趣，把起初討厭他的心都掉過來，如同聽說書一般，倒也很有興味，有幾位年老的人，被他這一鼓動，就聯想到紅槍會身上去，知道河南一帶的紅槍會，是槍打不動，箭射不動的，也疑心此人就是紅槍會衆了！就有人問他如何一樣的人，怎麼偏你不怕槍炮？難道你有甚麼不怕槍炮的方法麼？你這種不怕槍炮的方法，可以傳授人家麼？張先見見他們漸漸入港了，心中好不歡喜，暗想：「這一來又穩穩的大功告成的了，便直捷痛快，略不思索的」回答道：「那

沒有別的法子，只好去學了紅槍會，才能成事，除了這一條路，那裏還有別的方法。大家是早就聞人傳說紅槍會的能耐，差不多已是心嚮往之，如今聽張先見脫口說出，怎麼不精神一振；如同青天裏下霹靂的一般，爭着圍攏來，問他紅槍會的組織和法術。張先見便道：紅槍會是正直無私，公道無邪，得諸天神將的護持，得師祖太上師祖的道法，學道之後，佩符誦呪，雖在槍林彈雨之中，往來衝突，如入無人之境，殺敵如同斬草截木一般，誰還敢小試其鋒？故有紅槍會的地方，土匪從不敢犯境，又將歷來高家窪，金牛嶺，史家村等處紅槍會和土匪的幾次的激戰，詳詳細細的敘述一番。講得有聲有色，把一班人都聽得呆了！也有堅決信任的，也有將信將疑的，也有完全不信，說他搗鬼的。張先見見他們狐疑，便大聲疾呼道：紅槍會不怕槍，不怕炮，不怕一切水火刀兵，河南直隸有了若干年，土匪從不敢胡鬧。我是紅槍會的首領之一，你們如其要學，也非難事。但我不顯些手段給你們看，你們那裏會

信服，我若生心來哄人，天不誅我，地也滅我，你們如其真心要學，儘管先來試驗我，刀槍火炮，由你們向着我轟，若能壞我一絲半毫，非但不要相信紅槍會，我也任殺任剮，由你們處置；如其不能傷我，大家須得誠心向道。要曉得我完全是爲地方除害，爲居民造福，使以後土匪遁迹，大家各安生業。至於我，是一點利益也不要沾領的。合村的人，聽到這裏，一個個眉飛色舞，得意洋洋，當下就要試驗這位張先見的道法；可是小小一個村鎮，那裏來有手槍火炮，倒一時找不到一個試驗他的傢伙。張先見道：沒有槍炮，儘管不妨，我一樣的能夠試驗。你們村中，鋤草的鋤刀，一定是有的，快去揀最大的，拾一柄來，磨得鋒快，然後把我來鋤，豈不是一樣麼？當時少年好事的人，已一窠風去，抬到了鋤刀來，拾的抬，磨的磨，七手八腳，不上片刻工夫，把一把碩大無朋的鋤刀，磨得精光耀目，鋒利無比，放在架上。張先見見大家安排停妥，便將上身衣服，脫卸乾淨，只等大衆動手。一衆少年，磨拳擦掌，只等動手，當時官

屯堡的村長潘行恭，見此情形，上前阻攔道：「慢來慢來，人命關天，不是兒戲的。這位客官，如其真有法術，鋤他不動，自然大家無事，萬一失手，弄出甚麼山高水低，這生命不是隨便玩的，鋤死了，我們那裏擔當得起，就算他是客邊人，死了沒人說話，我們和他往日無冤，前日無仇，平白的傷了他的命，良心上也自己交代不過，那裏對得起他呢？」衆人喧喧攘攘，鬧上半天，鬧得合村的男男女女，都知道這個消息，爭着出來看奇事，滿坑滿谷，如同看戲，會一般熱鬧。張先見聽了潘行恭的話，便迎着說道：「老丈之話，確是不錯，但此事完全出於小子本意，並非衆位脅迫，如其老丈深思遠慮，不信任小子，不妨由小子立下死活文書爲據，上邊註明一切便了！到此雙方都很同意，便就近取了筆墨紙硯，由張先見親自寫下了死活文書道：

立死活文書張先見，本河南紅槍會信徒，奉道虔誠，有刀槍不入，水火不侵之技，今與官屯堡戶民打賭，用鋤刀腰斬，如不能傷，大家歸道；如或死傷，是

張先見道法不堅，與衆人無涉。此係張先見自甘情願，並非他人脅迫，恐後無憑，立此死活文書爲憑。張先見指印。

死活文書寫好了之後，交與潘行恭收藏好了。此時已過午後，衆人都枵腹而待，潘行恭又略具酒肉，和張先見飽餐一頓，才重複回到場上。此時合村觀衆，大約有一千多人，把一片廣場，團團圍得水洩不通，大家都屏息靜氣的，只等這一夠怪劇開場。先由張先見向大衆將紅槍會的法術，詳細演說了一番，後由村長潘行恭把張先見試驗道法，以身作則，如不能傷，勸大衆入會，抵禦土匪，保衛地方，又將所立的死活文書，向衆恭讀了一番。讀罷之後，衆口歡呼義士，如同春雷一般的掌聲，也隨之而起。此時早有四個少年，抬過那巨大的鋤刀，又有四個人，抬了兩張低桌子，放在鋤刀兩旁，做了劍檯。六個精壯力健的少年，抬起了刀柄。此時張先見不慌不忙，脫了衣服，笑盈盈的走到刀架之前，側身臥倒在低桌子上，接入鋤刀之中，和

戲台上做出來的劊判官，一般無二，把看的人弄得毛悚髮戴，心懸的婦人孺子，竟有掩目不敢觀看的，可是張先見却神色自若，口中念動呪語，一面向那把刀的六個人，做了一做手勢，好像叫他們行劊的一般。那六個人見他吩咐下來，一聲吆喝，各自用盡平生之力，把刀柄沒命向下捺去；只聽嘩哪一聲，嚇得衆人魂飛天外！正是：一聲刀下鏗，神鬼盡驚心。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文分解。

第二十四回

鎮關西傳檄綠林

▲謀抵抗召集各幫

▲舞劍器蓋首豪情

▲開馬操各顯身手

▲鎮關西大發豪語

話說張先見裸身臥於劊刀之下，口中念動真言，一面用手招呼把刀的六個人，叫他們動手。六人見他吩咐，各自關照了一聲，一齊用力，沒命的把刀向下闌去，只聽喀啷一聲，大衆以爲這一聲，準是張先見屍分兩段，故不覺吃了一驚！及到定

睛看時，那自稱紅槍會首領的張先見，依然安穩穩的睡在劍刀中間。那口鋒利無比，碩大無朋的劍刀，把也脫了，口也捲了，不偏不倚的落在草地上。那六位勇猛有力的動手之人，竟如拋流星般四散傾跌開去。到得此時，四下的觀眾，都喝一聲彩。張先見却慢慢地坐了起來，穿好了上身衣服，向衆笑着說道：「列位可看清了沒有，這不是頑把勢，可用掩眼法欺人的。如其有人沒有看清楚，不妨再換樣花頭來試驗一下子，以昭信實。」那位村長潘行恭，到此也向衆說道：「列位，你們想：這們大這們鋒快的一口劍刀，再加上六個人的氣力，就是鋼條石塊，也得鬧爲齏粉，莫說拿血肉做成的人體，怎能當得起。現在張先見義士，拿肉身試驗，非但沒有損傷分毫，反弄得刀折人翻，這種情形，若不是道術高妙的人，怎麼當得持？我們這裏的人民，大概是素來行善，天不叫我們受土匪的災難，故無意之間，得遇張義士。我們現在暫時且自散去，明天起就得籌備設立香堂，招徒習道。潘行恭說罷，又是一陣歡呼。

之聲，好像表示大家都情願加入的一般。官屯堡的人，素耳河南紅槍會的盛名，信仰的心，已經深到極點；現在又見張先見這番試演，自然更其是牢不可破，還有誰敢說一句不信的話呢？當下衆口一辭的都說願聽張道師指揮，各自分頭散去，不在話下。潘行恭就把張先見恭恭敬敬留到自己家中去安頓，竭誠款待，順便討教組織紅槍會的種種手續。張先見詳細說明，教他們去預備一應使用物件，又畫了香堂的規模，叫村人一面集資建築；一方面就在潘行恭家中，揀了三間靜僻的房屋，命人打掃清淨，用沉檀名香，薰沐三日，滌除穢氣，安排了供案神位，建立了神旗角斗，暫時作爲香堂；等新屋造成，再行遷入。一連忙忙碌碌，過了五七天，草創規模，居然悉備，香堂之上，也自香花整肅，氣象森嚴。張先見和潘行恭先擇了黃道吉日，參師召將，祭旗禮斗，行過了開堂大典。然後設立報名處，招收徒衆，如願入會的人，須親自到報名處開報三代履歷，本身生辰八字，畫上花押，每三日一限，最先共三

限，過限之人，須等到下次招收的時候再補入。入會的人，報名以後，還要經本師親自詢問，認爲合式，又要村長肯替他擔保，才肯留錄，至拜旗時的倒不倒，還在各人的運氣。其餘儀節，也和河南各處相同，不必再去多贅。再說官屯堡的人，一則不願得受土匪的殘殺，二來對於紅槍會信仰到了極點，所以第一限報名的人，足足有三百以外，到了三限完畢，竟有七百餘人之多。除外村來的一百多人，因官屯堡村長不肯擔保，暫時留堂察看，以及素來行爲不正當，被潘行恭剔去的數十人以外，實共有五百八十餘名。於是也和報名時一樣，分限拜旗，這一次真是徼天之倖，總算一榜及第，沒有半個失望之人。張先見就對大衆道：你們這裏的人，真是多麼大福氣；我在河南時節，拜旗這一回事，說多不多，至少也得見過三五十次，却從來沒見過一齊都得入會的。最多每次拜旗，要淘去一半；就是最少也得有四分之一的人失望，今番竟其一榜及第，可見各信徒的精誠感格，也是師祖爺好生之德，故暗

地作成你們，使你們免生靈塗炭之苦，當下大家聽了這一番話，一個個樂得手舞足蹈，歡聲雷動，自此日以後，張先見就將會中各種法術，各種宜忌，按部就班，逐一傳授出來，端的是悉心指授，孜孜不倦。至於所傳各種法術，我前書已經表過，不必多贅，這裏官屯堡的居民，一心一志的練習道法，我且暫按。再說和豐縣迤北，有坐險峻的山坡，名叫丹鳳崗，崗上有座大寨，稱做平安寨，寨中也有一千二三百精壯兒郎，有一二百枝馬槍，四五百枝土槍，端的是兵精糧足。爲首的頭領名叫鎮關西，本是古北的陸路著名大盜，後來遭當地的軍隊痛剿，失了老巢，不能再在古北一帶立足，才率領了所部敗殘兒郎，逃奔到此，見了這座山頭，生得險峻，好一個安身立命之所，便將平安寨先行圍住，伙併了原有強盜，佔下山寨，舊有小嘍囉，大部都投降了，有不願留存的，各人發了五兩紋銀，任他們自去，另找安身立命的所在。當下分撥停妥，鎮關西就做了平安寨的頭領，他仗着手下兒郎都梟勇善戰，自己又

生得一身銅筋鐵骨，練就一身金鐘罩工夫，力舉千斤，尋常五七十人，近他不得，運起工來，單刀苗子，不能損他分毫，正是藝人大膽，因此竟無所不爲，左近各寨的小頭領，都被他折服下了！一個個都捧臀撥屁，仰承鼻息，誰也不敢惹這大蟲。每逢鎮關西稱觴晉壽的時候，各寨都得獻貢珍珠寶物，博他的歡心，不上二年工夫，鎮關西的大名，鬧得遠近皆知。今番他聽說官屯堡村人組織了槍會，預備和綠林爲難，把他氣得暴跳如雷，立地下了柬帖，去請遠近各寨頭領會議對敵之法，柬帖一出，四路都到；鎮關西就將下柬的本意，向大衆宣布一番，並請大家籌議對付方法，此時各幫小頭領也於事前聽見過紅槍會的事，並且曉得紅槍會中人是有法術，刀槍不入的能耐，不免有些驚懼！這番既有鎮關西出來作主，自然大家都是弱藤依樹，有了靠山，喜歡的了不得！鎮關西說：我曾聽人家說過，紅槍會是發源河南的，說甚麼誦了神呪，佩了神符，任你是刀槍火炮，不能傷損；這種話是耳聞如是，却並未

目覩，誰也不能信以爲真。大家請想：我們同一是血肉之軀的人，都是父母精血構成的身體，又不是石頭縫裏綑出來的齊天大聖，怎麼能敵得那些利器？就是練工夫的人，費了好幾年的苦工，金鐘罩練得像咱一般，已是不容易了！見了那攢骨子的鎗彈，還一樣的擋他不得，你想練工十人之中，能有幾人成就，那紅槍會衆，統共練二三百天，這種鐵布衫金鐘罩是萬萬不成功的。就算他們走近路，得些皮毛，也不至個個都成，故照這們看起來，他們不過造作妖言，欺騙愚人罷了！這差不多是竹紮紙糊的一只大蟲，外面看來，一樣的威武凶猛，若經頑童將他戳穿了，便不值一笑。現在我就預備做個頑童，來將這紙糊大蟲戳破他，和這一班興妖作怪的小子們，見個高低；有事時，大家須得連絡救應，不要只顧自己安全，不管別人成敗。我是第一個不信妖言的人，這頭陣就由我去打，只消發一小隊兒郎，包管打得紅槍會落花流水，不敢猖狂，也可以給衆家兄弟解解疑團。當下許多人見鎮關西如此

說法，又是他自己去打頭陣，不勞旁人出力，落得湊個趣兒，壯壯聲色；打勝了固然大家都有光榮，就是打敗了，也只鎮關西自受損失，與衆無涉。故一個個都口稱願大哥旗開得勝，馬到成功。歡呼了一會，早已安排上酒席，各寨頭領挨次排定坐位，酒肴紛陳，歡呼暢飲，自日色平西，直飲到魚更三躍，才算終席。此時各頭領吃得十醉其九，一個個東倒西歪，也有高唱胡曲，也有醉語糊塗，也有飲酒過多，嘔吐狼籍的，獨有鎮關西豪興如龍，唱了一會馬頭凱旋曲，又在武器架上，抽出一口青鋒七星劍來，躡身庭心中，丟開門路，就月光之下舞動；左盤右旋，翻上騰下，端的是寒星四撒，白霧障身，捷若猿猴，靈如鶻兔，舞得好不高興。舞夠多時，只聽着的一聲，頓時劍收人現，衆家頭領，齊聲喝采。鎮關西擲劍於地，哈哈大笑。衆家賢弟，像我這般身手，想夠得那班紅槍賊的受用罷！說罷，踱入廳來，重復叫小叻囉溫上酒來，連喝了五七大碗，才回到上房安歇，大家厮混了一會，也就馬馬虎虎，亂七八糟的找了

舖場睡覺。隔夜裏酒喝得太多了，故一覺醒來，已是已牌時候，盥洗已畢，吃過午飯，衆頭領正欲告辭回寨，鎮關西苦苦相留，那裏肯放。衆人情固難却，只索留着。飯後無事，鎮關西忽發豪興，向衆道：衆家賢弟，小寨人馬，雖只有寥寥一二千之衆，只因平日間操練功深，養得馬肥人健，趁這秋高氣爽的時候，正好廝殺取樂。可巧又來了那一班紅槍毛賊做對頭，也算是天賜其便。今天閒着沒事，待愚兄傳下令去，開會馬操，替衆賢弟解悶，大家同聲稱妙。鎮關西一團高興，傳令馬隊兒郎，齊集山後空場候令。此令一下，只聽一片胡嘯之聲，滿山滿谷，這就是他們集合的暗號。隔不上片時，後山一片人喊馬嘶之聲，相應而起。鎮關西腰間撇了一口扑刀，拉着各頭領，出了大廳，一路到後山而來，只見樹木蔭翳之中，露出一片平坦之地，好似天造地設的教場，場中間有一座茅亭，大概就是演武廳了。此時場中已聚了五七百嘍囉，各各倚馬而立，一個個熊腰虎背，精神飽滿，左邊一隊，肩背上都背定短短馬槍，

槍口上另有塞子，塞子的四周，有腥紅觸目的鬚纓，這一隊約有二百來人。右邊一隊，腰間都掛挺大的扑刀，寒光閃爍，刀靶子上各繫定一尺多長的藍綢，對陣而立。兩相輝映，好不威武。待到鎮關西領了衆頭領走進武場，就有爲首的一聲吆喝，兩方面都伏地跪接；鎮關西走入演武廳，把手一抬，仍舊各歸隊伍，此時摒息悚立，鴉雀無聲。鎮關西邀大衆坐了一面傳令開操，就有總隊長調開隊伍，先向廳上行了敬禮；然後一聲號令，各各霍的飛身上馬，浩浩蕩蕩操演起來。說也奇怪，那馬竟能懂得口令，前後左右，絲毫無誤；一千兒郎，在馬背上各顯身手，時立時坐，如在平地上一樣。到得後來，見隊長把刀一揮，幾百騎馬，在場中馳驟起來，如走馬燈一樣，看得人眼花撩亂，一時辨不清刀槍隊伍，但見藍綢紅纓，四下旋繞罷了！正馳驟得緊急，忽見隊長把刀一揚，一聲吆喝，兩隊人馬，依舊各歸原處，兒郎們都蹬蹬的跳下馬來。鎮關西看了，哈哈大笑，叫取金銀酒肉來賞賜一番。正是：綠林傳羽箭，怪傑說

紅鬚。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文分解。

第二十四回 鎮關西傳檄綠林

一一六

中國第一部偉大偵探長篇小說

滬濱神探錄

上海奇案光怪陸離 ○上海偵探神出鬼沒
包打聽(包探)的本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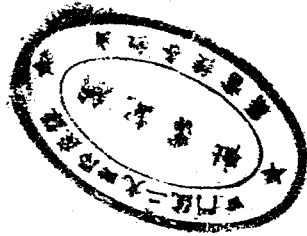
破獲奇案真是拿手好戲

不論如何曲折離奇的案子，一經包打聽着手偵查，便能水落石出，於是上海包探的本領，以供大眾欣賞，▲▲上海近幾年來，結交神泣鬼的事跡，紀述出來，以各種奇案，用盡心計，破獲各種奇案，▲▲惡的人更多，作惡的手段更兇，有些案子，竟是想入非非，不可捉摸，幸有一心職務的包探，用盡心計，破獲各種奇案，▲▲本書紀述上海近年來各種(姦案)(盜案)(綁票案)(詐財案)(無頭案)(拐騙案)……

●價目●

全書四十八回：計插圖四十八幅，分訂四厚册，定價三元二角，六折特價一元九角二分寄費八分

○上海中西書局發行



海 上
版 出 社 書 圖 通 大
行 發 局 書 西 中

